

0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4 OCT 1951

T 5470 / 1140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三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詩

校書

庚戌



文章千古易淆訛亥豕魯魚校幾過老去光陰真可惜病  
來緜閱已無多湛深意思常收斂刻苦工夫費琢磨莫道  
居閒無一事時看日影自婆娑

縱橫塗抹墨痕乾細注旁行技已殫佳節未能沽酒飲里  
居仍是借書看清秋高興都云盡暮雨閒愁且自寬試問  
門前誰好事牆根霜草又將殘

秋雨偶作

微雲圍圍淡秋光閒裏方知况味長故紙鑽研無了日急



白曰草堂存不才  
卷二十一  
一  
將詩句答新涼

未有疎簾可隔風濕雲不散雨濛濛平生漫說張才叔着  
屐看書一室中

老去定無多歲月蒼茫猶憶此心初百年易盡吾何恨辜  
負窮愁不著書

工夫未到何須說著力研磨更自疑莫道文章一小技晦  
翁親校簡齋詩

與念堂先生

辨香遙指射陂東

純翁贈侍讀公句

前輩凋零忽復空天下誰為

第一手後來尚數二三公貞元嘉祐淵源遠震澤毘陵脈  
絡同自是文章千古事肯將陳迹付秋風

念堂先生以詩和答再疊前韻

吾老敢云易已東廩困仍是笑空空旁門未許容餘子的

緒相傳有數公

朱子語

舊學已荒無籍在古人不遠此心同

白頭正賴漸磨力願共親承百世風

甕率何心我欲東槁梧宴坐萬緣空初年亦有偶然作往  
事都歸無是公詞筆君今拊四絕笑言我可附三同雲龍  
相逐平生事酬唱應追元白風

念堂先生即用前韻悼長源并和二首

牢落生涯似轉蓬那堪回首舊交空眼中歷歷都無賴身  
後夢夢恐未公跼壽顏千古恨鶴長鳧短百年同吟君  
惻愴山陽句一叫高天起朔風

吉語哀聞相併至浮雲變壞一朝空人材豈不如時輩天  
意何妨恕此公握手只為三月別傷懷無復一樽同寢門



痛哭多遺恨貞曜還思續古風

輓長源

兩漢賢良州里選人材合以制科尊上林枝好無棲處阿  
閣巢空有舊痕文筆自應追慶歷隸書從古數開元功名  
無分遺編在嘆息何由起醉魂

桂蠹芝殘悲道窮傷心無路問蒼穹胸懷元在雲霄上意  
氣空歸冥漠中珞珞不甘從混濁岩岩長自倚崆峒風流  
瀟灑今誰在掩袂哀歌意未終

念堂先生八分書歌用杜李潮詩韻

鍾王遺跡傳官帖後來踵起有如雲邇來筆法已中絕摹  
擬形似無毫分何況八分體最古後生荒略迷見聞安排  
點畫亦不就欹斜傾側豈其真杜陵評書自有說八分瘦

硬乃有神誰與遠追古作者固翁直與韓蔡親世傳谷口  
吾不解瞠乎其後非比隣石臺精舍規模在固翁之外更  
無人胸中無書僅貌相塵氛俗氣來相向冠裳佩玉大廷  
中瀟灑風流非木彊縱橫老筆怪凌紙酒酣下筆力愈壯  
意氣直空八百年上與唐人為輩行我觀此書久咨嗟欲  
寫筆妙付長歌含毫忽憶韓公句才薄無如石鼓何

輓貞節王母董太孺人

共姜令女今茲見孝子忠臣更不疑烈日嚴霜比節操天  
經地義賴扶持百年易了曾何恨萬古不磨永有辭寥廓  
清風滿宇宙應知異代可同時

與近也敏伯

導河積石自昆侖正法原歸不二門憔悴自憐心未死昏



聾還喜舌猶存烏焉訛誤經三寫黑白分明定一尊昔席  
話言今記否願從枝葉泝根原

羣言淆亂久紛紛掃括誰知有異軍已老未能償所學將  
休今欲付斯文剪裁元自非刀尺積累終當在寸分一髮  
千鈞吾何敢期君努力紹前聞

有以畫像屬題者其人初未之識無以措筆卷中見  
樓邨先叔父及括堂菊坡念堂三先生題字余唯  
念堂存耳歲月未遠風流歇絕為之慨然漫作二  
絕錄呈念堂先生當同一喟也

過淮爭指射湖濱文獻相傳自有真前輩而今凋落盡貞  
元朝士更無人

當年遺事久塵埃東注難將一手迴嘆息後生耳目狹幾

人親見典刑來

陸放翁二十時作菊枕詩後四十三年復有作正六  
十三歲也余今年與之同歲因用其韻作二首

絕無佳句付奚囊千載誰拈一瓣香六十二年如夢裏醒  
來祇攪九迴腸

病起從來不作詩昏眇兩眼髮絲絲憑欄不語空惆悵若  
箇名流似往時

為喬布昭題畫卷

君家有先正遺語述魏公鄒陳兩姓字日月懸天中誦之  
常感激百代仰清風喬子後來秀持節日躬躬獨懷浩蕩  
志天末望冥鴻趺坐長松下寒梅圍數叢手把一卷書結  
念千載同寥寥天宇濶浮雲四卷空翦除自淨潔何地著



萬蓬顧恐耽暇逸茫茫安所終自古賢達人不捨豪末功  
淘汰從鍛鍊雕琢事磨礪蕩滌瑩心意清露洗昏蒙永念  
先人語精誠有感通遙遙想前輩執鞭願所從人生百年  
內歲月何匆匆寸陰真可惜勤苦在自攻慎勿輕培塿吾  
將升華嵩慷慨慕所尚廩廩槩余衷撫圖一長嘯朝日已  
生東

閒居無聊意不自得偶憶往事輒成二首閣筆翻為

一笑也

朔風凜冽至飛雪肅嚴寒僵卧空室中併日無一餐偶逢  
洛陽令世乃知袁安高名懸日月千載永不刊却想當日  
事餓死自所甘懷寶就煨塵寂蔑亦何嘆自古多如此俯  
仰獨無慚士固各有志豈肯妄相干

寒谷多橫雪高稜倚松柏自古賢達人往往遭困厄哀哉  
栗里翁行行竟乞食永懷漂母惠千金豈所惜余非負心  
人自料終無益稟性夙不諧至死諒弗易冥報以相貽苦  
語出胸臆悠悠百世後此意竟誰識饑寒在生前所保詎  
朝夕九原不可作執鞭願為役

偶作二首

破屋還將一木支鐵輪旋頂自無辭摧頽應似謝昌國率  
薄真如吳隱之尚論古人誰不媿縱觀今世亦奚為一編  
周易床頭在疑義由來費所思  
晚歲閒居歷幾時獨嗟貧與病相宜醫來扁鵲亦何益客  
對青蠅可自知然火未如田甲貴署門含笑翟公癡窮通  
反復尋常事有命於今更不疑



為朱道州題響山圖

我生之地接吳楚淮南江北海西頭曠野茫茫平似掌千里不見土一邱曩時經行齊魯郊長岡起伏如龍虬赤土粗石爭醜恠林泉何處闕清幽遙望泰山高入雲道邊塵可小停輶尚憶梁溪惠山路春風兩載常淹留山水未深猿鳥少平生夙志未云酬只今抱病卧閭里萬事都已破除休慈亭示我響山圖使我感觸心悠悠君有高才能篤學下筆直欲凌滄洲元龍未除湖海氣乘興當為五岳遊扶搖而上九萬里自顧張邴豈其儔如何守此長寂寂合眼不問車前騶知君胸中別有事隨俗俯仰誠所羞響山之圖聊寓意閉門堅坐追前脩雕肝琢腎無閒暇得意焉知歲月道蓬瀛方壺咫尺爾高齋展卷凝雙眸某水某邱

胡為者而况起滅如浮漚還君此圖三歎息遇風何必即同舟我本無能且老矣儻可置我其間否千巖萬壑何處是中夜起坐商聲謳

海觀以素翁先生小照見示追念昔遊為之泣然敬題四首

尊酒相從記昔年談笑不厭共周旋而今前輩凋零盡把筆題詩一愴然

一醉常令荷鋪行幕天席地想平生寒風暑日塵埃裏得失憑誰仔細評

文獻中原擅令譽傳家經訓自菑畬蹉跎未了生平事几案猶留一卷書

姓名不受世人知隱德都將燕翼貽絕憶漢書韋孟傳他



年還述在鄒詩

偶誦放翁詩云釀酒移花調護悶弄琴洗硯破除閒  
因自笑曰酒琴所無有花多不開硯則頑石而已  
獨居已久原自無悶終日繙閱安得少閒調護破  
除皆無用也因作詩二首以貽同志

過眼榮華已盡刪端居只合老空山未煩調護元無悶何  
有破除自不開收拾餘生蠶作繭鑽研碎義豹窺斑亦知  
來日無多矣且可從容晨夕閒

古人書在敢云刪空手何勞入寶山雜念不除都是病塵  
緣未淨豈容閒槎枒應悔魚多刺點綴翻嫌竹有斑好似  
夜闌更秉燭可能留意硯琴閒

偶作

開卷應知愧昔賢規模仍是十年前空山雨雪都無迹古  
木號風別有權憧擾切須還自證崎嶇終不受人憐到今  
未得脩行力百感中來一慨然

和念堂先生二首

辛亥

少時相逐在名場往事空嗟穉且狂自古斯文誰正色每  
聞佳句有清香茫茫墜緒思前輩寂寂孤懷若異鄉共識  
陽和多氣象朔風猶自凜冰霜

晨夕幽尋典籍樽前無復少年狂一生不結窮途恨到  
老還留晚節香只有愛閒真是癖未聞養拙更何鄉研磨  
六學如淵海鬢髮焉知滿雪霜

道州以詩見示即用原韻贈之

大匠操斤示準繩

過翁先生以詩名邑中

亦趨亦步可隨登龍吟虎



嘯感雙鳥蟬噪蠅鳴陋十僧思入豪茫力轉銳意闕飛動  
氣橫騰一編雜誦常終夕家法原知在杜陵

詩人正脈本繩繩岐徑旁門未許登曹洞別當傳法日華

嚴只作譯經僧威儀肅穆朝森列儲蓄豐盈士飽騰叔父樓

公嘗為余言詩當作翔蛟吐鳳之語郊寒島瘦不可為也

又言聰明運用人皆能之所需者材料耳材料不富譬之

兵無饋餉雖韓白無能愧我才非皮陸比可能酬唱續松

疊前韻二首

迴腸兀坐似牽繩謾說羣山入戶登高卧時為扶杖叟閑

門只作打包僧有書未讀心常下與世相忘色不騰記取

故人珍重意相期寂寞有於陵道州以新刻於陵子見貽

妮妮周旋似束繩江淮湖海愧陳登到門不見常來客入

室今為退院僧零落前聞日龜俛蕭疎世事自瞢騰優游

久已從漁釣更覓羊裘舊子陵

又和念堂先生疊韻

縱橫才略可專場爛醉誰云老阮狂野寺留題詩字徧帝

城傳道姓名香家貧猶有書千卷身退何妨老一鄉煖口

烘簾人獨坐不知門外有春霜

同看春風歌舞場從來不逐蝶蜂狂夜帷靜對三更月午

榻閒銷一篆香問字常依揚子宅授經還託鄭公鄉舊交

零落今餘幾老幹崢嶸久飽霜

格律尊嚴孰擅場研磨細意敢云狂陶韋詩淡都無色班

馬文高不道香少陵每稱陶謝非陶比也韋少不及要

以香論也語似少謔短檠燈前還自力亂書圍裏是吾鄉流光荏



再真無奈病罷歸來已六霜

疊前韻與懿誦五弟

四世詒謀翰墨場素風醇謹戒踈狂一言垂訓惟從厚先

父以厚名菴萬卷傳家別有香侍讀喬公作邑志言書盛未有過王氏者堂構餘

墓尋杜曲余家創業自高祖小湖存者衣冠遺愛說桐鄉曾祖和

公有遺愛民至今誦思之本根培植思前語叔父脩撰公題屋柱云事業更有許大在本根先自

培擁奚止春秋感露霜

竿木隨身且罷場諸方無復似君狂渥注自是千金產衣

鉢長留一瓣香處世勿言平等法安心豈在莫知鄉儒門

亦自頻收拾不用相逢訪石霜

再題讀書劄記後

靜中體察竟何如采獲原知非一途莫道此書無定例不

從文字著工夫

端居終日自欽欽著己反求用力深橫耳所聞皆妙道張子

部語一經鑪鞴鐵成金

高節誰將李杜並元城真有古人風若教濂洛傳心印邃

密還應遜此翁

一實真能碎百虛高明要復此心初儒門亦自無多子塵

垢先須亟掃除

總緣懶廢更誰論鍼砭尤當識病源歲月侵尋吾老矣寸

陰是惜莫多言

又疊韻二首呈念堂先生

自慚冗散漫登場慄慄常虞白也狂寒骨自非天廟器敝

衣猶帶御厨香玉堂勝事留西掖青瑣朝班憶帝鄉



聖主深恩無以報夢魂猶戀早朝霜

老學耕農早築場行歌不似接輿狂三閒老屋琴書潤百  
畝荒疇秔稻香樂歲人和皆帝力閒居事少即仙鄉還餘  
葵藿心常在寸草三春不被霜

劉豫瞻以小照索題口占二絕

放浪西湖號隱淪往來雲水自由身綠蒲青荇荷陰裏可  
是羲皇向上人

臨淵空有羨魚情縱棹還當載酒行四十正當強壯日林  
園好自樂昇平

題陶園長楊濯足圖

長楊風蕭蕭白石水鑿鑿彌望四宇空清景何寥廓危坐  
默不語臨流自浣濯囂囂市井喧無地可插脚奔走四十

年幾鑄六州錯大笑來山中俯仰脫纏縛不受一塵侵孤  
懷別有託想像洗耳人高風凜如昨遥遥千載心神交共  
冥漠漁歌起葦間厲聲振林薄影響忽滅沒無路通略徇  
覲面雖千里還爾共酬酢張邴合志者何必同杯酌我觀  
石上人棲心入淡泊水木有清暉肆意在邱壑已斷區中  
緣豈復堪籠絡願堅金石操永永完吾璞

元題絕句四首久忘之矣復於陶園處檢得并附其  
後

先生堅坐綠岩邊散髮長歌不記年今日披圖還一笑楊  
花未落水濺濺

濯足曾聞管幼安禪衣白帽自高閒寄懷常在羲皇上可  
使淳風一日還

元人有幼安濯足圖



利鎖名韁不自由故山歸去破除休苑枯本是尋常事只有江河萬古流

一著塵埃便點汗湔除還許附吾徒閉門自恨歸來晚慚愧長楊濯足圖

七月十五日夜懿誦邀同往縱棹園余以病不能赴

是夜月色佳甚獨坐有感往事因成一律呈念堂

先生

萬里清光澹不收兀居何計答清秋向來勝跡成前夢無

復高情續舊遊津逮橋邊同水厄迴峰亭畔比遨頭辛巳

十五夜余與念堂諸公遊園中橋壞俱墮水幾殆甲申乙酉閒園梅盛開余與諸公窮日夜往遊距今二十餘年而學齋先生鶴聞九鶴羣長源封事遠鄉皆為古人獨余與念堂自益三人在耳然余亦老且病矣玉山往

事憑誰說喚起幽人一段愁

又得一首呈自益

良夜相招泛小航碧天如水接蒼茫平泉樹好無今古綠

野人空半在亡觀井獨存周柱下辛巳八月十五夜余與

幾殆而自兄在岸不與劫灰猶認魯靈光往時同遊學齋鶴羣長源

古人獨余與念堂三四人在依稀風景應如昨默坐寒齋

自感傷 偶作

行止從來付大鈞崎嶇尚得自由身閉門何敢稱遺老久

病還堪比半人未信椒蘭多變化却看桃李競爭新平生

別有無窮在思與高人仔細論

百種塵緣盡屏除餘年自斷守窮廬向陽何處三閒屋插

架空言萬卷書余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閒破書萬卷生平志願於斯足矣於今亦成虛語可一



笑也此願不酬真恨事吾生未老且安居終身應是回魚蠹  
却羨興公賦遂初

秋風

秋風纔入戶景色曠然清虛室絕塵想空庭無鳥聲人情  
分向背天意雜陰晴寥寥觀書者還疑志未平

正月十六日夜閱指月錄戲作一首

勞生何計覓心安一卷閒繙轉覺難物外誰知有普願石  
中元不耐豐干捋鬚未害師黃檗煨芋空分笑懶殘獨對  
孤燈無一事清霜明月共高寒

又得一首

咫尺山林是所安脫離塵累却應難敗碁自恨多空着漫  
刺何勞更徧干閒理舊書猶奮迅曉看清鏡已衰殘登山

臨水吾徒事不怕春風特地寒

賀劉蒼巖

聖主勤民若堯舜旁求俊彥登夔臯疇咨牧伯綱維正慎  
簡官師耳目勞特擢循良承認命奉宣德意沛恩膏三只  
遠繼文襄烈歌詠明良又一遭

光華元擅文章選辦治尤推政事材風采直居韓范亞洲  
源應自召邠來均施大惠同三壤輝赫高名冠九垓屏翰  
只今膺重望遙瞻棨戟近魁台

九曲河源脉絡通力還大雅有宗風規模宏遠思前輩議  
論竒高見至公障決正憑一葦力迴瀾已滙百川東老夫  
衣鉢今無忝報國敢云得士功

曩從昔席聞高論治譜官箴畧得之自古親民重守令由



來察吏在監司知人方可稱良政稽古何嘗不合宜獻歲發春時悵望寒泉講習有深期

和自益除夕元日二首 甲寅

時節催人老乘高若累丸衰年偏易感晚境孰為歡眼見新符換心驚舊學殘向來香案吏猶守一氈寒

今歲三朝節風光都一新 元日立春 天官重甲乙 乙丑乙未及今甲寅並元

春日立 人正判冬春 夏正以平明為朔今歲立春在卯正二刻 雕落嗟同輩高深

見古人塵編插架在亦自未全貧

又疊前韻

此夕當除舊往來如弄丸 康節語 孽拘應自苦冷淡有餘歡

身退惟踈放心安付老殘聖朝恩澤重冬盡不知寒

寅年寅月日 用楚辭注語 歲序恰重新歷紀原從夏芳華久待

春江湖多遇鳥山澤數歸人病力無時已非關樂賤貧

又疊前韻

杜門堅自守辛苦咽熊丸凌雜三元具誼譁半夜歡嚴更

撾鼓急歲久引杯殘一飽還能足應憐在外寒

史志傳殷歷今朝氣朔新和風初轉候煖日已烘春天上

尋前夢田間訪故人茅簷安穩坐絕口不稱貧

鬼瑣非吾輩朝朝思逐丸講論攻昔席杯酒割今歡異說

兼存古訛文仍保殘自慚詩句裏趁韻屢號寒

身世浮沉日風雲變化新九天隨境濶萬物與時春編輯

稱迂叟烟波號散人尚嫌多累在何敢厭清貧

元日念堂先生懿誦各有詩未以見示也和自益詩

竟戲成二首呈念堂



窮居少餽歲古味薦牢九東坡公語未肯趨時好唯應追昔歡

毫鋒競擊逐沾丐惜餘殘為念雲龍句誰云東野寒

異軍看特起健筆各爭新習業同過夏孤懷賦感春登高

憶舊侶袖手笑旁人往年與燕堂諸公和昌黎人日登高詩今唯念堂在耳東坡詩集諸公酬

唱歐陽叔弼袖手旁睨而已短句聊申意殊慚腹儉貧

和懿誦

不受塵緣轉晴空看落九豈忘平日事漫逐暫時歡體性

依圓覺功名笑懶殘蒲團還獨坐心境共高寒

我心如日月光景自常新無復思高念那容詠冶春三生

授記後一箇付衣人為問曹溪路身貧道不貧

東瀛東

夙習多沉痼滯腸授藥丸永懷千載上別覓一朝歡詩筆

尋根柢圖書守蠹殘鴻柯有的脉毋使闢郊寒

阿對泉頭住交情有故新拙知時共棄靜與物皆春無問

門前客還思我輩人相逢唯一笑切莫日憂貧

與道州

彌年久不見曾否得仙丸賸有山林興何妨兒女歡迎新

旭日轉待漏曉鐘殘莫道無冰雪梅花自耐寒

同輩傳高唱霓裳散序新雖當多病日仍是苦吟春伯黨

方勤學侯芭問鑄人論文原有約自愧說全貧

夜坐

破窻風雨未安眠病眼眇昏短檠前下士於今聞道晚名

山何日著書傳願以文字垂千古更與天公乞卅年多少

平生未了事夜中撫枕一愀然



偶作

險塗千里自漫漫顛蹶前來祇一嘆不斷虛空流注想可容罅隙等閒看閉門未是安心竟著力方知克己難喫緊當機在一決莫教岐路笑槃跚

自悔

紛華原不到癯儒歷載辛勤隨走趨漫以因循淹歲月并將細碎枉工夫愛竒好博終無益儷采雕章總不殊收拾遺篇重著脚任教秉燭笑專愚

山林誰是攻吾短得失由來只自知九折應憐從學誤三生猶悔讀書遲寸陰倏過都堪惜來日無多可力持空鎖柴門無一事巡簷常誦武公詩

讀鈍翁初集中多及秋崖先生邑中後輩幾不復知

先生姓字矣感而賦此

前輩聲名重帝鄉飛霞乞珮共翱翔安西句好爭吟咏長樂歌成入典章四海共推齊稷下百年誰識魯靈光堯峯幸有遺編在嘆息公今為不亡

客至

中庭佇立且徘徊剥啄聲聞手自開除却檢方并問病更無一箇到門來

不出

窮途老阮久迴車日月飛騰暮景斜自笑龍鍾襍穢子可堪觸熱到人家

與念堂先生

來日無多暮景時故交零落竟安之笑談恍惚生前事夢



白日草堂存禾 卷二十三  
寐依稀覺後疑慷慨只緇思舊賦淒涼重續補亡詩溪南  
辛老今猶在朝夕相從未較遲

再疊前韻答念堂

齷齪龍鍾已倍時蒼茫暮色更焉之衰年無復能高論舊  
學何人與析疑博取孟京來講易遠希商賜可言詩期若  
棄置人間事共校殘書亦未遲

七十無聞常自媿閒中檢點獨憂之收心力量談何易克  
己工夫斷不疑格物未詳重補傳王風已降又刪詩險塗  
難盡憑誰到垂老猶嫌一覺遲

如岡宮兄次九字韻詩見懷依韻奉答四首

別離二十載日月如跳丸甲午歲與如岡同在青縣署中舊事任能說何  
年可再歡遊人誇夏淺老客惜春殘寄詩時四月初應笑鑑湖叟

猶然滯一寒

往昔永安署銷愁共一九今君不得意此日孰為歡零落

三人在宮兄與余及五弟三人在銷磨一半殘季時廷植廢臣皆逝時同在署中殷懃

憑寄語尚冀脫餘寒

日益昏聩甚王喬未饋丸攻文守舊業汲古得新歡閉戶

潛蝸角尸居等鱗殘百泉前有約嘆息舊盟寒

蘇門曾再到感涕看流丸水閣尋幽景荒臺覓古歡百泉山有

清暉閣又有孫登嘯臺爽徇老樹下悵望夕陽殘獨自勤遙念綺瀾

寸寸寒

為懿誦題牧牛圖

粲可相傳真實語撇翻總是弄虛空元來佛法無多子盡  
在懶安一句中



此心元自不曾灰  
扭鼻何人與拽迴  
十二時中無雜念  
許君親見趙州來

教外誰云有別傳  
盡祛邪妄斷諸緣  
織雲四卷明何淨  
好是清秋碧落天

家是儒宗不解禪  
塵昏故紙日鑽研  
楞枷也有相同處  
免己工夫只自鞭

又作四首

繫念垂真可奈何  
我今更作牧牛歌  
逢人漫說無生語  
只是相將入草多

解脫唯憑拽轉時  
萬牛回首欲何為  
惡風黑浪同飄墮  
宴坐岩閒總不知

雕零重教霜雪加  
春風又見草萌芽  
寶刀斷折都無用  
曠

叔相逢說熱沙

莫向門前倒刹竿  
妙圓心境本高寒  
作詩何必此詩語  
憶

著分明下筆難

偶於遺山語  
有會故及之

余不解禪題牧牛圖絕句八首  
然較諸公所作都不似也  
因復題二首

平常語句本天然  
萬法都歸一法傳  
試展此圖君會否  
分明不是野狐禪

定為慧體莫生疑  
起念須知種種癡  
直向此中寫意了  
元無一句著題詩

六月二日晚坐偶成

縈鬱濃雲暮雨昏  
空廊寂寂掩柴門  
絕交有語傳田畫  
樂死何人誌尹源  
剪伐應憐木自冠  
憑依猶冀石能言  
塔前



未是忘憂草

庭中萱草未放

惆悵孤懷孰與論

辛亥正月夢與鶴羣話舊作十絕句及覺僅憶兩句

云絕憶平生一樽酒夜窓風雨細論文嘗欲續之

輒悵然而止今夏鶴羣次子章之以扇乞書因續

成六首老病懷舊不知衰涕之橫集也

荒寒宿草幾青青湖海蒼茫尋昔盟四十年閒彈指過更

從夢裏話前生

指歸同是出河汾特起何妨有異軍絕憶平生一樽酒夜

窓風雨細論文

寂寞書籤冷舊芸九原遺恨佛名經夜臺可是逢知己要

使蜚聲過震霆

斲思研味四靈詩危仄中通又一竒零落遺編今在否蛙

鳴蟬噪竟誰師

邗水名流推兩謝蹉跎失路忽中催更憐蘭蕙同焚斲誰

寫溪堂舊集來

收拾流傳後死事而今已是負幽冥此身猶在還堪補留

待他年作碣銘

答念堂先生

縱橫萬折水流東光彩常新轉碧空紫極未曾逢賀老襄

陽猶獲拜龐公莊騷詎可分枝派班馬何妨小異同大雅

於今久不作射湖應許續家風

和艾堂試燈四絕句

乙卯

門巷蕭然冷似冰卷書默坐見高稜老夫只有山林興兒

女庭前澆試燈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三

六



畫省春風隔十年昏聾久已笑華顛夢中猶記傳柑節不  
見平分白打錢甲辰上元余侍內廷至清明則以憂歸

我是田間擊壤民亦從州里共迎新眼看燈市多魚兔未  
有人家識鳳麟

氣轉洪鈞草木春踏歌齊唱出重圍燮和別有經綸手好  
作山閒林下人

又疊韻四首

東風不解晚來冰肅肅寒光照屋稜收拾平生湖海氣閉  
門獨對短檠燈

簫鼓喧闐樂有年兒童歡喜欲狂顛太平時節同歌舞只  
是囊空無一錢

靜裏方知萬物春制心防意密羅圍題詩未敢擬前輩肯

作岑牟搥鼓人

黃浦村庄老逸民衰遲邨復更謀新此生料不逢諸葛點

校長編接獲麟時方閱三國志以通鑑參校第三句用蜀志杜微事

又疊韻四首

涉世從來戒履冰銷磨無復見鋒稜宰官身是前生事不  
記當年弄繖燈幼時嘗買繖燈與兒輩排衙為戲

綺陌華燈自歷年香車寶馬趁春顛儂家也有歡娛地明  
月清風不用錢

百年涵煦太平民結綵高樓歲歲新莫笑村師多誤註却

教獅子作去聲麒麟市多獅子燈幼時以為麒麟宋人註孟子麒麟獅子也見朱子語錄

十里珠簾競冶春攔街高唱入城闈記自芳園歸事而今同輩

凋零盡只作空齋宴坐人



又疊韻四首

紫陌歡騰夜踏冰百華影動映觚稜寒鄉也自多裝綴一

種光明日月燈用佛經語

偏側難難惜暮年書空咄咄笑人顛清宵此夕唯高卧肯

向隣家乞如酒錢

石室流傳啟後民邇來拈起又重新九牛毛裏藏身在何

日翻成一角麟時敬閱纂朱子全書御

爛醉狂歌各競春柴門不用設重闥向來燈夕有以燈來者輒閉門拒之今歲

無復有至者矣寂寥自是平生願誰問泥塗亥字人

又疊韻四首

盡掃濃華獨飲冰深藏常自摸床稜閒來漫策元宵事猶

及坡公諫浙燈

昏暗紗燈四十年畫圖指點說周顛先大父燈夕掛兩四

十年矣燈畫八仙渡海先大父因為說諸神仙事清門三世今如舊先君室中燈亦二三十年

不羨豪家阿堵錢

葵藿常懷畎畝民奇祥異瑞歲增新朽枯未比淵雲輩綠

筍丹筒頌白麟

細草閒花也弄春殘雲漠漠照城闈孤吟亦自同時鳥未

有門前載酒人

又疊韻四首

雅義清詞凜雪冰析文還自骨稜稜却看紫府仙人筆來

共人閒咏寶燈

箋註旁羅迄耄年辛勤秉燭若癡顛吟詩作賦寒窓下不

是鸞坡萬選錢



塗改清廟與生民儷采雕章字字新自媿壽陵同學步空  
將七說續桓麟

潭沲風光早發春閒來扶杖出闌闈辦香原是南豐派可  
作江西社裏人

敬倚姪以丸字韻詩見寄又疊韻四首寄之

治譜飽經歷有如走阪丸課登三最上碑記萬人歡事省  
從寧壹恩深補缺殘豐年人盡樂尚自念初寒

邶鄘舊衛地勝事一番新淇水源流古蘇門草木春隄防  
先馭吏辨治在知人千里生民寄無嫌在郡貧

清暉曾小住松柏仰丸丸距止三秋別誰為十日歡流年  
逝水去同輩曉星殘尚喜身猶健何嫌范叔寒

世事橫身過乘除異舊新菖蘭方在佩桃李不爭春冗散

嗟全局昏聾笑半人閒居思法戒老也轉甘貧

題湯旭存小照

太古去已遠澆風散其淳誰知百代下尚有羲皇民縱觀  
時世輩狂馳入荆榛擾擾日夕閒覲面越與秦驕縈方自  
得孰與指迷津君稟太樸質完完葆吾真逡巡自歛退飭  
躬以謹醇不曉機械事曠蕩無距堙人事多反復而終不  
嫌嗔往來持一意不受緇與磷閒居含靜默坐閱歲月新  
典刑追前輩今見老成人紛紛夸毗子挿胘弄吻唇遙望  
多避去何殊麀與麇我觀卷中意落落傳君神胸懷常瀟  
灑晴空迴秋旻試看此眉宇何處惹埃塵生平無嗜好安  
問富與貧但得酒中趣日與華胥親可惜丹青手不著一  
壺春君聞應大笑急起覓南隣從此至耄耄逍遙樂良辰



和鄒肇杰世兄留別韻

老病昏聩只半人故交來訪意偏諄十年秋雨驚前夢千  
里浮雲絕後塵茅舍蕭條無一榻玉函茫昧問三因高家  
門館依然在慚愧荒庄涕淚新今老師以甲辰年過寶邑至  
十年矣世兄來始知老  
師即以是年棄世為之泣然世兄以甲辰膺鄉薦盛年高  
才足繼老師之後寒家偏側甚世兄來未能留一榻世兄  
腹小病為醫治亦未即  
愈中四語皆實事也

代題釣魚圖

碧梧翠竹聳千尋謾道風雲起棘津要識而今垂釣者原  
來不是羨魚人

獨立山岩臨峻坡晴明原未辨漁簑扁舟合在烟波裏只  
恐江湖風雨多

世外高人本自閒一塵都盡萬緣刪莊生偶自遊濠上可

是持竿守碧灣

毛鳳池邊豈再來山閒林下自徘徊卷中風味誰相似萬  
古嚴陵一釣臺

炎暑

六月炎暑勢蘊隆老夫卧病一室中左右偏側無隙地一  
庭之廣僅半弓赤日行天火烈烈安得萬里來長風科頭  
跣足差自便箕踞只恨無高松北窻一枕亦未穩短夢不  
到槐安宮

新秋三首

赤日行空百卉腓遙天已見秋雲飛誰知阿對泉頭叟原  
是江南老布衣  
一曲誰能引鑑湖海棠不發玉簪柘牆邊不改清陰色只



有秋葵一兩株  
潭池春風未有涯故邱已復憶秋瓜巡階聊爾一迴首簷  
蒿而今尚有花

偶作

成形將盡反吾真追數生平未了因汨沒徒留今日悔寂

寥還喜少時貧功名會上元無福世宗憲皇帝命內監

以余不在書聲和場中未著身已丑癸巳諸公多有以關

房遂不與賜聲和場中未著身節賜余者皆力辭之至乙

未不復有至者矣戊戌殿試亦力辭不送門聯後屠少庵

世叔與殿試卷轉抄致誤遂不與進卷之列後來不與館

於此到老崛強仍似舊空齋獨取豈關人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三終

曾孫正堅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詩

偶成丙辰

抗懷直與古人期何幸於今親見之已聞抄撰隆平集更

問流傳諷諭詩攬轡願觀清詔使伏蒲請築太平基囊封

一帙思投匭遙想寒齋獨宿時

聖朝軌轍明明在手把遺編闔且開共以儒宗推貢薛還

將直諫望朱梅是非自合依公論彈擊終須歸內臺畎畝

未忘天下事疇咨誰是救時材

聲名往日薄雲霄曾擬揚生作解嘲豈謂璵璠同是石誰

知荃蕙化為茅蒼茫暮色雞棲樹潭池春風燕語巢却恐



山間多妄說諸公應未釋憂勞

晚望

斜倚中庭望落暉衰年久病意多違韓門弟子窮張籍蜀國諸生老杜微莫問傍人可與否詎知吾道是耶非長煙如淡橫寥廓繞樹昏鴉正亂飛

豪氣不除常崛強狂奴故態有誰憐縱觀一世都云爾張望千秋自古然局外元知難着手閒中只合了殘篇諸公正值昇平日可使江湖樂暮年

早起

曉日開新境清風見古人澆花知有意拂鏡本非塵心靜都無累思通若有神南窓卷書坐瀟洒得吾真

苦雨

氣候朝朝變依然小漏天兼旬不住雨五月尚衣綿鱗鱗方爭舞蟲沙劇可憐宿雲都未解遠望一愀然

題賈明府小照

自昔重司牧令長最為親區區百里閒四體共一身閭閻多疾苦朝夕聞吟呻枉直易別白得失可細論歷觀古良政規模今具存吾邑彈丸小生理隘艱辛習尚崇儉陋風義舊所敦云何近年來散樸而澆淳紛紜爭暴桀誼競越與秦肆然無媿畏狂馳走麀麇公道湮已久清議鬱不伸譬如沉陰積亟望迅雷震引領我公來佳氣滿城闈欣逢太平日醲厚布皇仁錚于申教誨整齊裁方圓蕩滌諸塵垢頓令耳目新看此畫圖中高坐有神君眉宇何蕭爽氣槩聳嶙峋芙蓉出淥水獨鶴迴秋旻深情眇何許壽畫



運經綸正己以格物安民在知人周防塞罅隙起居斥敗  
羣大明示好惡炯炯白黑分一手障狂瀾迴注力千鈞倏  
爾變末俗更作羲皇民遠躡卓魯跡姓字同芳芬幸獲託  
宇下耕鑿安晨昏歌頌吾職也庶以致慤懃永念詩人義  
葑菲雜蘋蘩不敢侈綺語質言聊用陳

余少時賞菊友人家花多上品盆瓶羅列皆佳玩也

一友忽曰陶淵明籬邊菊當不若是時咸違其言  
今年偶得野菊數本置茅簷下適箴傳自揚歸言  
郡中花絕盛并憶前語因書四絕以自嘲

野性從來鹿豕群亂頭粗服見吾真依然陶令籬邊菊只  
少門前送酒人

揚州年少逞豪華勝境翻憐紈綺家漫道人情都向菊夢

中猶記洛陽花

滿眼濃華已盡刪秋風策策轉輕寒高情可似嚴光輩未  
許袁楊一例看

鏟除塵俗何能盡飲水仙書隔幾重直到天台高嶺上石  
橋南畔幾株松

冬日雜感詩

萬里吹長風落日望歸鳥悵然莫與群局促自荷篠非無  
江海志歲月空擾擾病力倦駘馳一往頭不掉與世久濶  
絕孤懷日以杳樂毅復通燕廉頗思用趙古來經世人此  
意誰盡了

歲序及元月朔風颯然至夜半衣衾單輾轉不成寐忽聞  
羣雞鳴肅然自警戒物固守其常不以寒暑異人乃至靈



白曰草堂在利 卷二十四  
者胡乃中變置溝壑吾分耳何所可相避脫去無營營高  
舉尋吾契

少小無長伎只辦作書簾破殘書百卷晨夕快意讀自許  
孔鄭徒旁羅及杜服九流與百家往往供採錄中歲汨奔  
走為學苦不足老來多遺忘朽然一白腹猶思自牽補夜  
夜當秉燭云何晚多累又頻值憂感兩眼俱眇昏不復辨  
簡牘此意竟空存一生徒碌碌慷慨思古人街西張太祝  
狂語李浙東吾獨盲於目

積善積不善自古有明記影響未盡憑好惡乖所值去順  
而效逆卒亦禍不至區區一隅中胡乃逢時醉所以狂馳  
子橫行自縱恣屈子賦遠遊眇舉以託意世運有反復遲  
速從其類吁嗟吾老矣慨焉付一喟

揚州八絕句

通籍纔三月休官已十年揭來古寺裏風景倍愀然  
閉戶常堅坐蟲魚注未成今朝一出誤惆悵負生平  
悠悠世上事落落故人情眼看浮雲過青山只麼青  
握手方談笑遷移不隔辰分明天意在何事更尤人  
浮沉頃刻異傳語轉相驚自是尋常事無勞恨不平  
溝壑安吾命何愁老病侵雞鳴風雨夜猶見古人心  
宿雲解駁盡白日懸中天一覺揚州夢胸中自浩然  
齷齪龍鍾老泥塗棄不材昔人元有語切莫下山來

又得八絕句

暮景蹉跎愧短才中途失路更徘徊旁人問我遲遲意只  
望金鑱刮眼來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四 四  
牽拂相招豈偶爾信非人厄值天窮區區也費安排在左  
右都逢荆棘中

十載閒居守靜虛此心元有未灰餘天公應是深留意怪  
雨盲風為掃除

大郡遙聞東閣開梁園宿客盡鄒枚老夫一點分明處看  
徧魚龍百戲回

身老真如退院僧寓齋蕭索冷於冰却憐男子張君嗣暮  
夜瘦羸總不勝

奔走經營還未了崎嶇百折任銷磨風波都是橫身過為  
歷江湖險處多

一箇半箇今誰是為法求人事轉難但使淵源勿斷絕放  
翁老死更何嘆

偏側當前一笑空倔强未肯哭途窮只今詩句流傳後百  
代還應識阮公

準提菴

野寺何寥廓不聞鐘鼓聲徘徊虛殿上心境得雙清  
昔日莊嚴地今來瓦礫多廢興元萬變不必問韋馱  
禪宗方盛日往來如雲煙遙念雪山裡此中有別傳

舟行三絕句

密雨癡雲釀雪天蒼茫暮色更淒然舟人曉起驚相語已  
見晨光茅屋邊

朔氣寒光時節異北歸合有打頭風人事反復誰能料盡  
日舟行快意中

百里前途盡日期浪平水濶一帆遲天公應是憐遊子起



白曰草堂不刊  
卷二十一  
五

趁風來到听時

至郡城過蔚然鶴羣故居叩門漠無應者不勝悲感  
作二絕句

屣履歡迎事已空往來猶認此門中依稀不記前生事惆  
悵山陽一笛風

一片傷心不得語門前脉脉吊遺蹤江山故宅還依舊宿  
草誰尋馬鬣封蔚然鶴羣皆未葬

和艾堂元日詩四首 丁巳

曉起值初明春和鳥弄聲壹觀新歲景因見古人情浩浩  
氣長在悠悠志未平斜川閒紀日耘耔待深耕

十載歸田久三朝望帝鄉吾衰老已及君仕力方剛韓富  
勛名大鄒陳姓字香用張魏公語里居毋自逸願為世人忙

淑氣麗休明時清有樂聲枋榆元自足葵藿豈無情歲月  
淹田里須臾想治平所祈無一事安穩得農耕  
屢經星歲易養拙守吾鄉君袞誰當補臣丁本至剛六六  
寸草報還藉晚花香自笑昏眵眼丹黃盡日忙

春日感懷

七十從來自古希欣逢令節值清時娛嬉尚憶兒童樂昏  
耄都嫌老大癡雜念難除聞道晚荒言欲出讀書遲閒呼  
秉燭頻驚覺合是平生不了期

曾依昔席竊餘光前輩源流未敢忘問字無人常寂寂古  
書具在轉茫茫旁門穿穴傳經誤碎義鈎摹論史荒只恐  
後生聞見狹願分白黑異陰陽

羈栖隻影寄空林風雪橫窓寒色侵地狹迴旋多束手力



窮馳驟不從心溝渠元藉江湖潤壑谷重教日月臨尚有  
區區微念在倚門斜望一長吟

一室蕭然白日長安心不記是何鄉市中客子原無睡物  
外高人自不忙雕落還餘霜雪色清冷只憶芰荷香紛紛

塵俗何能遣一盞春醪未肯嘗

病眼益甚偶作字數幅因題其後

眇昏病眼守窮廬灑筆縱橫尚自如好事僅留星鳳帖偶

江寧得星鳳樓殘帖數十紙及山谷墨竹賦皆宋敲門誰

刻也墨竹賦為友人借去失之今僅存星鳳帖乞換羊書歐虞模範思前輩學齋先生與余友篆籀微茫

託古初項貽書靈臯靈臯言展卷熟看成一笑南窓高卧

且蘧蘧

偶憶東坡公語復題其後

只寫東坡不著名戲題劇論有餘清子昂元宰流傳日自

笑區區託後生

下筆遠期五百年斷殘遺跡付飛煙而今前輩風流盡鳳

髓何人解續絃

過眼繁華春一夢海邦爭說玉堂仙誰知阿對泉頭叟樵

悴泥塗劇可憐

薄俗無緣識老成讀書猶自想儀刑貞元朝士今何在天

末冥鴻又翦翎

有梁姓者以賣薪為業往來余家十年餘矣昨八九

日不至問之則已以病死其人素彊無疾病而又

小心勤謹甚為之愴然因念人生浮脆如此而世

之營營逐逐老而不知止者何也子曰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長短之閒相去幾何而返顧生平  
視賣薪者且有愧焉則反有不逮者矣為作此詩  
以諗同志

白日不可駐衰榮倏忽閒萬事豈相屬凜凜歲已寒哀哉  
賣薪子朝夕常往還不見八九日昨云已蓋棺勞身以自  
給勤謹無他患流行多災厲陰陽迫相干大笑一世入蠻  
觸互爭殘計算盡錙銖反復興波瀾擾攘百年中何異沐  
猴冠自古皆有死胡不放眼長短固定命俯仰就所安  
朝市競奔馳不如一夕閒灼灼桃李姿毋乃愧茅管先聖  
垂明誠未足鑄愚頑區區祇多言閣筆付長嘆

病眼

願與古人為後輩元明遺集是吾師生平壯志今已矣手

寫香山病眼詩

涉筆為文祇應事工夫閒暇在歸田十年投老真無賴篋  
底何曾有續編

的緒相傳更不疑百川學海未云癡上林遙望無窮樹可  
許鷓鴣占一枝

別徑旁門也徧叅鑿幽絕險自迴環眼看鱗鱗崢嶸舞何  
日蛟龍起舊山

舊歲作菊花四絕句今歲邑中花絕盛而余未之見

也偶得野菊二本置庭中顧而一笑復次前韻

大雅於今誰出群固聲夷迹自全真偶來采菊東籬下一  
望南山不見人

一片蒼煙繞素華蕭疎冷澹野人家老來元是秋風客獨



對庭前隱逸花

駭綠紛紅已盡刪飄零還賸一枝寒此中幽意無人識只有儂家著眼看

瑞氣榮光爛熳中曲欄密室錦千重傍人莫漫輕三菊別有高風比七松

偶書高季迪寄贈倪隱君詩因作一絕句

自古高人鹿豕群聲名肯使世知聞白衣宣召稱徵士不及倪迂號隱君

鐵崖先生高風何可攀躋然視隱君則有閒矣以是知遜世之難也

錄舊詩附一絕句

覓心便是安心法指點工夫頃刻閒外境不妨可借取掃除一切本閒閒

少陵遣興詩云豐年豈云遲甘澤不在早此即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之意而變出之同谷謔長安卿相

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子朱子嘗謂其陋余謂

此老或別有意在也戊午長夏偶閱此詩因用其

韻作一首戊午

寂寞杜陵翁常羨致身早撫髀一太息富貴何足道馳駘萬里途咄嗟忽衰老譬彼千尋木外榮中已槁黃昏期漸近夕陽豈云好去去勿復言埋沒同秋草

夏日偶作

吁嗟此日更何求衰疾殘年百事休松墨不存同竹矢羅

衣尚在比狐裘先祖母賜墨一笏曰此練江公所貽也後失去家有羅衣服之已三十年矣數

椽數畝承先業某水某邱憶舊遊多少心懷無說處可令

瀟洒送離憂



偶閱義山無題詩因書其後

暮雨空林繫所思孤懷脉脉憶前期胸中不解分明處可  
是無題却有詩

何事連篇刺狡童鄭君箋不異毛公忽將舊譜翻新曲疏  
義遙知脉絡同無題詩鄭衛之遺音也注家以為寓意君  
臣此飾說耳此與狡童刺忽指意雖殊脉

空望瑤臺只淚垂此中哀怨竟誰知靈均憔悴江潭上千  
古無人續楚辭託芳草以怨王孫假美人以喻君子義山  
自言云爾然其指意遼絕矣高唐神女自

春蘭秋菊可同時萬草千花各自奇若遇少林胡老子坐  
君門外得吾皮無題詩後來多效之者然轉入香奩  
其趨愈下矣是又義山之所不取也

題韓慕廬先生文稿後六首

六十年來獨擅名霓裳散序徧飛聲後生莫漫輕前輩破  
盡工夫學不成

自古為文有異派玉溪原自杜分支廣寒仙子垂環珮珠  
玉隨風落好辭先生文如梁之徐庾唐之溫李  
工妙極矣然亦王唐之別子也

排比鋪張逞瑰奇區區尚自守藩籬殘膏剩馥多沾丐別  
有根源却未知先生文原本於經史大家而文律極細於  
王唐規矩無毫髮蹉跌也蓋不徒以風韻

萬本流傳奉寶書九重省覽達州問元和元景德劉楊當  
白

時體烜赫聲名總不如先生文當時文衰敵之後一變舊  
體遐方萬里無不傳誦

永明新體自黎吳包趙相承總一塗壁壘旌旗都變色青  
藍冰水可同無先生文師趙明遠黎吳包諸公皆其所采  
獲也然其所自得者多矣文章家此種至

為之嘉嘆行卷之尊無如此者三百年來稱絕盛矣

白曰直字高

卷二十四



先生而極後  
來無以加也

燕公高步開元日勲業原非姚宋倫獨自不蒙博士議文  
先生平進至尚書勲業不甚著然視兩吳則遠過矣故併及之

即事

長鋏携歸已罷彈中庭四望思漫漫朝飢未了常空坐盥  
水不來無奉槃午榻煎茶童子去晴窓作字老妻看衰年  
自是無餘味偶爾相逢一笑難

又得一首

閒裏平章事轉殊少年豪氣未全除老妻稚子為詩料叔

嘗咏老杜老妻畫紙兩句謂余曰老妻稚子亦可為詩料也

茅屋柴門是畫圖萬里江

湖逢釣叟十年風雨問潛夫老來苦負平生志嘆息空令  
歲月徂

校禮記注三首

曲臺雜記煨燼後相承意說各云何邛書都是依文解魯  
壁誰知缺簡多雀鼠角牙同聚訟方員杓鑿幾操戈老來  
徧校蟲魚注更願假年作正訛

聖王遺跡付飛煙收拾流傳幾歷年王許別分戴氏學皇  
熊只作鄭公箋師承唯謹稱前輩疑義常留俟後賢却怪  
後來多曲說好評同異著新編

從來雜說費爬梳絕憶當年論石渠掃刮紛紜刪衛蕪發  
明章句補陳疎自標特解臨川注略採群言東發書老眼  
眇昏勤校訂敢云閒放比樵漁

八月十四日夜夢與可亭研齋兩先生於懋勤殿  
中共語及覺口占二首



恍惚吹空上碧天還疑身是玉堂仙依稀不記夢中語迴  
憶同朝十五年自癸卯距今十五年矣

從遊朝夕連三月聚散升沉俯仰中誰識同時六學士白  
田莊裏一漁翁癸卯冬余與蝶園可亭研齋龍翰四先生及蔡聞之同在內廷故落句用白少傳

語

疊韻二首

續經豈敢效河汾穿穴窮年問典墳繁曲不傳洪範數艱  
深莫與太元文他時李漢知誰屬此日侯芭未有聞慚愧  
一生成底事可令來者占餘分

閒來亦自賦橫汾野語私裁缺帝墳雜橐烏焉多誤字塵  
編朽蠹是遺文初生猶及見前輩垂老僅能述舊聞却笑  
韓張為謾說臯比孰是可平分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勉強屬和未成也先

得一絕句

古三百篇發憤作憂時感事託諸辭却教樂府流傳徧可

勝香山諷諭詩

溫李新聲掃刮盡空庭四望獨長歌不肯竟作山林語只  
為風雲氣較多

邑中有牡丹者數家余未之見也戲作二首東星渚  
魏紫姚黃眾所誇空庭寂寞夕陽斜自知富貴元無分準  
擬籬邊看晚花

水向城東天一涯春風也到野人家賓曦門外花如錦衰  
老猶能坐小車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依韻奉和



初秋湖上聯新詠妙筆於今總不傳珍重固翁貽十絕風

流還復見前賢癸亥秋湯公西厓在邑中有秋日郊行十絕句叔父樓卹公和之迄今五十餘年矣

後無繼者今秋固翁先生以秋口雜詩十首見示追憶前

事為之慨然固翁西厓高第弟子坡公聚星堂雪詩所謂

以老門生繼公後者傳語

後輩亦邑中一段佳話也

文章自昔史才難遺豪流傳後代看誰是董狐南史筆可

令班馬作衙官康熙中史館多名輩潛菴湯公鈍翁汪公其最也皆有史豪癸卯秋余與固翁先生

同被召時蝶園公可亭公研齋公領史局俱薦入館會

余入侍內廷而固翁分教銅陵可亭公皆以為然而研齋

事而余因請並留固翁蝶園公可亭公皆以為然而研齋

公以余命已行不可更請遂止時同郡蔣淑瞻兄在史

館常語余諸前輩史豪具存館中但多散亂方為整比次

第未幾淑瞻亦以假歸今史事既竣諸豪俱不知所存矣

坏戶驚聞半夜雷人人企望宋公來虞廷也自憂讒說鷹

隼橫行是異災時聞彭中丞被劾

是非原自存公論別有私懷未盡捐春草輸贏闕底事狂

蜂亂蝶各爭先

盡搜證治徧諸科廣路平原入網羅十二時中安樂禁默

然無語病維摩余病治久不愈東垣先生云安

臥不言以養其氣今擬從其說

淵明憔悴東籬下對酒欣看晚節花千古高風人未識桐

江烟雨屬誰家陶令清風高絕三代以下唯子陵可比肩後人何敢望其脚板也

皇仁萬里燭幽情朝野歡傳頌 聖明敢謂詔書常掛壁

荒郊元自未開征

治河三策至今傳杞國多憂若隕淵莫道芻蕘無一得有

聲何路徹高天用後山詩語

支離病骨怯新寒時事都如九節灘共笑老來多累向白

圭不厭再三看

仕隱不同從其志徐陳並自號高流古人經世何曾了豪



氣空令橫九州

偶作

老眼眇昏未肯休繁文碎義苦尋求庭中元自無頑石說  
向西風誰點頭

淺學何能識道真鑽研文義細評論殘編尚可自怡悅莫  
問門前好事人

咏庭中老桂

庭中老桂樹對之常咨嗟憔悴生意盡強自抽萌芽縮卷  
而三葉散落綴槎枒雨露不能潤灌溉無所加念此枯朽  
質豈復可作花牆根有雜草欣欣爭紛葩適時各自貴寧  
必桃李華子雲不曉事獻賦晚自誇徒為世人嗤旁笑冷  
齒牙吾衰甘寂寞悵望夕陽斜

和星渚日昃之離

盈虛消息本天常莫向須臾較短長伊洛分明兩轉語安  
心是藥別無方

專門訓詁已微茫奧指精言久闕藏千五百年傳絕學何  
人可與細參詳

未許崎嶇走路旁平行直達有康莊願君盡屏閒言語日  
用工夫只自將

絕去安排箴主一多岐久已戒亡羊記取簡約分明處雕  
鑿虛空枉自忙

喫飯着衣從切近貌言視聽謹隄防只今收拾身心了刻  
刻周旋未可忘

簡策淆訛難識別郢書燕說轉荒唐朱門若有忠臣在肯



使清漳混濁漳

南北分途無定所是亦剖判劇豪茫却嫌高坐揮談麈翻落他家舊橐囊

悠然胸次自徜徉鼓瑟歌風點也狂世外畸人多跌宕南窓一枕到羲皇

文義窺尋粗有見畧從徑路識門牆箇中更有無窮味未得中邊仔細嘗

有意翦除歸肅整是中未穩且俵俵脩行不得絲豪力七十無聞祇自傷

只留一隙已開張稊稗應知壓稻梁野火橫吹燒不盡更思何策掃撓搶

廿載盤盪凜懿戒至今遺憾未能償卮言日出憑誰斷却

乞金鑿為刮盲

又得十二首

象山龍川多爭論遺訓昭垂日月光後輩何容更著語束

皙空勞為補亡

通辨言朱子未說

的緒相承是陸王此中高下却須商舊防已壞恣奔潰滄海橫流是禍殃

異同早晚無深辨玉石原非一概量剖決只須持寸鐵可令群輩汗流僵

百斛龍文詎易扛疵瑕自不掩珪璋滄洲未必傳心印要是江流始濫觴

黃氏節抄文集語平湖隨筆徧丹黃儒門規矩依稀在可是流傳一瓣香

白田草堂字高

卷二十四

七



何許流傳多記注柳黃馳騁盛文章臨川早已生螟螣空  
使今胡迷紫陽

單傳密付互相望自許淵源遇謝楊洙泗未蒙鑪鞴力三  
千弟子幾升堂

點勘兩言為禍本憑陵意氣自孤亢今人直踞古人上只  
待諸生為發揚

曲屈有如穿蟻穴爬梳仍似雜蜂房彌縫會合多膠附更  
與飛空架石梁

次第毋令下手妨紛羅書冊嘆茫洋設科已自多條貫誰  
辨中央與四傍

掉闔縱橫不可當喙長三尺耀雄鋸榆錢柳絮同飄蕩也  
向春風舞一場

心性從來未易明叶描摹影響是何鄉而今奚是顏曾輩  
付與他年說夜郎

人日作用昌黎城南登高韻已未

獻歲候已和氣益東西弄曉日射紙窗几案去含凍晨起  
初盥櫛左右雜佩用令節雖自古索居絕朋從開卷略有  
得惜哉無與共永懷昔吾友論難互相送浮念亟爬梳有  
如割菘葑內省常戰慄廩廩敢少縱歲月忽已暮慎毋再  
倥傯作詩聊自箴知非世所重

往者燕堂作人日詩用昌黎韻諸友和之成帙今三

十餘年矣今歲偶復作此詩追憶往事為之悵然

因又作一首

少嚴父師訓弱冠不好弄藝文恣探討心解若釋凍語言



時綴緝操刀思一用同志六七輩牽拂日遊從疑義相與  
析晨夕切磨共每逢古令節新句亦屢送自從諸友亡心  
胸塞亂葑束縛蛟龍僵不得風雨縱相對祇兩人華顛各  
倥偬短什以相貽勿嫌鄙語重

人日有感而作

天性人為貴傑出萬物首云何古禮俗比類同雞狗今朝  
忽歎息曾見古人不逆知百代下紛紛狂奔走爪牙恣搏  
噬猙獰暴哮吼但願司晨夜一家共相守螻蟻有君臣鴈  
行次先後俛仰天地閒無乃顏之厚我欲發一言徽纏緘  
其口六經管書生脫去如械杻孝弟胡為者大笑魯中叟  
鬼我方倨肆咄嗟汝何有憫默自感傷作詩貽諸友戒之  
勿示人毋使群輩嗤

世路扇澆風本根已憔悴公道無復存尚賴持清議好惡  
各不同無得少倒置豈容毫髮私片語凜足畏浩浩洪流  
翻二月青會田烈火燎平原抱薪還為累直以古人心別  
白明大義一簣雖無益此語終不易黑雲漫四野白日多  
幽翳冰山正崢嶸撫劍逞猛氣避居窮室中慨焉付長喟

戊戌歲余居京師與同年高星源俱隸教習館星源  
嘗謂余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余欣然以其言  
為知己今歲星源道過余家復舉前語遂數之二  
十餘年矣星源又曰本色二字未易承當成仙成  
佛為聖為賢只此而已余曰君言則是似少兩字  
蓋可以成仙成佛為聖為賢而余固未能也因相  
與大笑別後記其語以示兒輩



山上有木漸君子觀於水譬彼作室者必自築基始大白  
乃受采忠信可學禮稟性寡所諧區區慎守此嗟我同心  
友見許獨以是只為本色人坦直無翫骸仙佛與聖賢非  
余所望矣自量詎不審妄言適可鄙布帛在織紵菽粟待  
耘耔綺繡非所欣珍羞未云美氣骨真當勉絕詣安能擬  
所當增兩字片語斯足紀萬石舊家風不願韋平比植德  
無殊邈聊用貽孫子

星源令弟天來為教官十餘年矣余問之曰何久不  
遷也星源曰是有兩病一曰懶一曰笨長為教官  
已矣遷擢非所望也余曰是兩病余皆有之此君  
所謂本色也復相與大笑並記其語作詩二首

仕宦有要訣所重在趨時曳裾王侯門朝夕亟驅馳局脊

階祀閒低顏奉言辭童僕且侮慢婉婉笑而嬉候伺獲心  
意乘閒以入之若猛獸鷲鳥迅發斯不疑寒暑豈復避遠  
赴風雨期促促無餘暇安知筋力疲富貴有定分惜哉空  
爾為鄙性鈍且拙而於懶為宜淡與泊相遭寂寂無所思  
閉門讀書史親見古皇羲端居一室中幽事可自怡本無  
軒冕意與世若分岐南北迥異轍失路亦何悲未識我肩  
叟少陵真吾師

粉黛時世妝胡為自偃蹇大運固已然人人學圓轉制行  
多脂韋出言必嚮卷舉動有鉗束如蠶自作繭秀外而惠  
中磨揉從選奕以此取歡悅災患庶可免嗟余賦窮骨挺  
挺不可變曲意強周旋終覺面目覩病已居膏肓反復誰  
能遣開口有棖觸即事已垂舛一見戒門絕縱彼牛羊踐



况在朝市閒驅逐同蒐獮只合安田里私竊樂餘善夕共  
素影流朝重濃露泣出入自由身忘懷到雞犬吾笨亦自  
可所保詎云淺

往在京師時與同年景履齋偕行履齋過有推許余  
謝不敢當履齋感然謂余曰君無太自謙謙則名  
去矣余因念世之負高名者惟居之不疑而余未  
敢也亦只取論語一言吾斯之未能信耳因昇源  
言復憶前語更作一首

人苦不自知安敢重用罔賦分本一定尺寸不可強余稟  
薄陋質少小事鑽仰圖史紛盈几箋注久微茫晨夕費丹  
鉛工夫終鹵莽作詩多蕪累為文患冗長以之比昔賢奚  
帝隔尋文洛閩有遺言亦願承餘響搜剔文字閒躬行未

能放廩廩時內省山木失所養至今數十年不斷流注想  
險途迫詰曲長川恣漭決中道有迴車障堤非尺壤以此  
不自得坐立常恟恍老大共推排亦或蒙嘉獎每聞譽言  
至慚赧泚其顙世路重虛名雜然非一黨家雞與野鷺各  
自披鶴氅居之唯不疑迴出群倫上俗人都貴耳焉知辨  
真賞謬種久流傳王風日版蕩寂寂株守者不得比高朗  
譬行千里道迅奔難來往朝耕而暮穫有如適莽蒼所趨  
兀分歧無庸徒慨慷諒哉漆雕言古人不我迂

題湘淘秋林讀書圖

湘淘兄向以秋林讀書圖索余題置之笥中逾十  
餘年矣而未及作然常往來於心未嘗忘也今春  
病中夜不能寐偶思及此乃綴數語為之贊比曉



展卷欲書而考圖中指意與先叔父樓邨公述亭  
燕堂兩先生所題詩有不合者因別為此詩以發  
明其意而贊語則附於後庶來者有以知湘兄前  
後學問異同之實亦湘兄之所樂聞也

閒居無外事一室澹孤清世味銷磨盡慨然念生平晨夕  
擁書坐舉杯時自傾千秋遙悵望幽獨俯前楹怪石雜老  
樹落葉滿空庭馳騁文字閒因見古人情一朝忽有悟乘  
風余上征更爾換凡骨肺腑徹晶瑩天心與月脇穿穴互  
縱橫覃思力鈎索一家書以成統觀前後際各自殊課程  
前集虛齋著後集正學名昔賢有遺詠未及細參評今日  
題君卷為君一發明常願相反復詳語擇其精所恨人已  
往言之誰為聽

深潛純一之味收斂凝定之神此生平之所用力學問  
緣之以為本根常閉戶而精思中綿綿其若存追古人  
於千載脫去世俗之埃塵固獨有所迥然而自得不在  
於語言文字之紛紜嗟斯人之不可作誰與上下其議  
論願講磨而定壹是徒悲恨於索居而離羣覩儀容之  
儼然憶警欬之時聞竊寤言而永歎巫陽猶望與招魂  
已未冬十二月晦和東坡餽歲別歲守歲詩

嚴冬迫歲暮故人競來佐時聞叩門聲真意豈在貨嗟余  
賦質薄窮居空老大瑣事付兒曹閉戶日高卧粉糝與糗  
餌累累忽盈座微摯亦沾丐不復事確磨紛紜舊鄉風匆  
匆令節過尚愧木桃詩有唱莫能和時諸公見餽  
多不能答  
歲行不可駐疾赴已云遲年少相牽拂勝事那復追鼎鼎



百年內吾生自有涯輩行今餘幾空爾憶昔時二三老同  
學誰能逞甘肥枯坐一室中已矣更何悲幸已踰中壽又  
復與歲辭浩歌聊自慰吾氣未全衰

霧氣日騰上暖風振蟲蛇衆星夕不耀仰視浮雲遮默計  
一歲事閒居知若何列坐聚兒孫亦得一笑譁往昔飲歲  
酒更鼓逾三搥今未及乙夜身困已歌斜憑几一歎息吾  
老其蹉跎生平多志意欲說向誰誇

偶作庚申

胸中氣涌鬱嗟峨今日不平事較多病卧寒齋思一奮十  
年霜刃未曾磨

世事莫如清議重片辭裁斷豈云輕九流混濁何須問只  
有青山萬古青

聞陶園又有移易為之悵然率賦一首呈念堂先生

少時握手論文地意氣還將蓋九州白髮相看成野老青

山無主想神樓陶園他人居之幾二十年矣方祈春草尋前夢詎料西

風失舊遊今春重會於此旅舍往來同一局暮年寂寞更添愁

早起偶成

兀坐匡牀自討論却看羣動自飛奔半留半罷席離散不  
雨不晴天晏溫此老崛起還似昔諸公聲勢豈長存浮雲  
變滅須臾爾只有山林道獨尊

本擬蘇湖為後輩忽驚身作玉堂仙祇將文字隨閒秩未  
有謨謀語 帝前世事元從毫髮誤當幾孰任轉移權往  
來三月曾何補迴首朝班十七年

十月有感而作六首



塵霧昏蒙風不翻世情多幻似擎軒只須袖手都無事且  
作好官他莫論痛飲沉迷三日醉舊防橫潢九流渾巫陽  
不下憑誰訴白日何緣照覆盆

堪嗟覲面如秦越更笑同模似斗筭只恐風雲多作態誰  
知荃蕙盡為茅蒼生翻被深源誤宰府徒傳叔子嘲餘望  
於今猶未絕憑高何日更登巢

昏昏元不辨瑕疵可是天心未改移敢謂倉皇多謬舉直  
教嵬瑣盡狂馳徧觀未有伸肩處極數今當共手時反覆  
須臾那可料一心勉學更奚疑

豈謂闔邑無公論灑淚縱橫志未平松號大夫難辟坐蟹  
稱公子任橫行盡收糞壤充帷帟却洗癥痕細詰評到底  
是非終有定煩君著眼自分明

遙望紅雲擁合扇九闍無路問巫陽蚓蛇糾結勢方張蘭  
芷摧萎憂正長撫枕空餘氣已薄仰天誰信時幾將眼前  
憤憤無分別空使衰年涕泣滂

霜雪不降煖風流混雜蟲沙各自由外事只今唯掩耳中  
懷莫說苦低頭深山大澤舞鱸鱖曠野平原走馬牛井底  
微陽已轉否滄江歲晚獨離憂

於紅紙作字致念堂先生缺訛不可辨也戲成一律  
聊將片紙寫常談老眼眵昏合自慚缺誤不關通草字糊  
塗竟似達空函幽懷未許傳心盡棘手何能落筆酣只此  
是學吾老矣歐書張譜可同參

病後夜中不能寐欲攝念習念而不可得既又思之  
有類於禪家本來面目之云者張子言精思多在



夜中而明道亦言張君祺上床不得思量事為非  
是則知夜中非必攝念習念之謂也因作三首以  
誌同志 十二月立春後八日

更鼓不聞雞不唱幽人輾轉未成眠那堪春夜如秋夜可  
得今年比去年穿漏紙窓殘曉月昏蒙布帳隔重簾平明  
可待翻遲滯高枕何能久帖然

習靜元非似石頑只將枝葉盡旁刪晦明本是循環至遲  
早何分頃刻閒攝念已空緣念起覓心未了倏心還夜中  
亦有工夫在豈止倏然日閉關

本來無迹可追尋屏絕塵埃不受侵刊落竟從虛寂處依  
稀畧見妙明心毫釐莫辨前途誤反復誰知用力深却憶  
橫渠成誦語精思力索在於今

病中觸事多忤遂以增劇夜中思之忽成一笑早起

書此以示兒輩

須臾尚作無窮計可是人閒第一癡即事便為安樂法相  
逢都是喜歡時梳頭掃地元無賴潦止晴行豈預期晨起  
忽然開口笑今朝徹也不須疑

正月十八日驚蟄節晨起書此 辛酉

昏夜誰知月與星冥濛初日已中庭沉深淵底多幽蟄奮  
迅今朝作起亭

聞近也有京師之行詩以為贈

邑中詞館今無繼王謝江山自昔同京洛相逢好問訊舊  
巢元在玉堂中

靈雨昭蘇自有期豐年甘澤未云遲向時前輩根株在待



子橫生第一枝

四十年來守樸學馳驅千里豈徒勞東山自為蒼生起更願諸公著眼高

區區鈍拙曾何補老病龍鍾竊自憐只為昔賢留一脉崛強還與記當年

樂志堂中同講席暮年將與付斯文京師莫漫稱嚴鄭天祿還須老子雲

慕韓往京師應試詩以贈之

遠送征鞍憶舊盟紅塵堆裏著高名鄙人自是多生語今日為君更發明

道心何必刪除目行已優游是坦塗世事極知吾有命願從根本著工夫

長安紅塵堆裏拖泥帶水一場而不折本乃為得力前此曾舉以語念堂先生也

胸襟流出見高情會向蓬壺頂上行直令輩流咸俯首肯

隨春草鬪輸贏

莫言制藝為小技千古淵源脉絡同珍重昔人元有句辨

香今在射湖東末句鈍翁先生贈畫川公句也

滿山桃李混塵埃紫陌遊人得得來寄語諸公各努力而今誰是棟梁材

偶閱韓集拘幽操目窈窈兮其疑其盲耳肅肅兮聽

不聞聲此為余作也因作歌一首

惟余年之衰暮兮又疾病之相乘目荒荒其無所見兮耳

肅肅而不聞聲慨朱墨之廢置兮任簡編之縱橫望古人

而弗及兮忽自悔其生平猶永念夫懿戒兮時常顧於箴

銘嗚呼余固不可以久待兮尚遲遲其徐行



還念堂先生書附詩一首

病軀只作須臾計未了殘編豈復陳自料三生同此癖他  
年還作借書人

放言 八月十一日

世事日衮衮誰與握其機環中多變化得失判毫釐反復  
須臾閒一跌莫云追鼎鼎百年內已迫桑榆期却觀前後  
際而安可逆知自昔賢豪輩往往困塗泥生平所蘊畜迄  
不得少施寂寞窮山裏乾死竟何裨奏賦輕馮衍陳疏毀  
賈誼顏師古讀到今常嘆息嘆息空爾為琬琰就煨塵萬古有  
同悲聊於呻吟暇略寫危苦詞放筆一大笑命也更奚疑

書示兒輩 九月十日

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

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歿之言汝其敬從

書示兒輩 九月十一日

為學在求放心讀書在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  
因循常不欺於暗室廩廩師保之臨必玩味夫本意專專  
經訓之尋理義散於日用何庸揣摩於高深工夫切須接  
續萬無閒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雜援引廣而非真空虛  
都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罅隙之浸淫  
研於一字一句廓繁冗之胸襟念君子之三戒其能免者  
幾人守終身之一事可或畧於弗親脩身總歸於實亟當  
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近所宜加之常勤徑路期於無誤  
歲月不至銷沉敢言妄希賢聖庶不愧於儒林自抱一生  
之悔可為後學之箴



夜不能寐偶得首二語早起因續成之病中靜坐於為  
學讀書微見路徑而一生汨沒於今已矣悔之無及率  
意而言語無次第然大指則具於此書示兒輩願各努  
力當以余為戒也辛酉九月十一日書於詒清堂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四終

曾孫重校字

皇清勅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先考王公府君行狀

本貫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畝

曾祖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氏季  
氏

祖諱凝鼎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氏

父諱式旦廩生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妣劉氏

封孺人

先府君諱懋竑字予中先世自蘓州遷居寶應累代  
有隱德曾祖泰和公始治進士業為令有惠愛在民  
至今謳思之祖訓導公博學篤行僅以明經老父編  
脩公續承前緒工文章與弟樓村公齊名而享年不  
長未展其業後以府君官翰林贈如官府君幼稟異



質穎悟絕人九歲能點閱史鑑初為文已驚其長老  
編脩公生府君一人篤愛之教以讀經書期成遠大  
器府君克承庭訓自少已卓卓有所造就乙丑縣試  
拔第一文出邑人爭相傳誦時年十有八編脩公尋  
即世府君哭泣哀慕不欲生羸弱多恙因劉太孺人  
過憂乃強節哀遵禮廩廩保身體懼無以承先志自  
練祥至服除奉太孺人侍晨昏不暫離常追痛編脩  
公之不逮事而仰繼泰和公訓導公之遺烈思發揚  
光大以顯前而傳後者歷數十年如一日也戊辰受  
知於督學永平高公拔第一補郡附學生先是郡縣  
試皆第一踰年又拔第一補廩膳生自是受知於海  
寧許公遂寧張公陽城張公磁州張公蔚州魏公率

在五名以上而韓城張公又拔第一府君文譽噪一  
時凡歲科兩試文購讀者羣奉為模楷邑前輩咸謂  
科名可立致而府君夷然不以介意也府君有志於  
洛閩之學從閣脩作工夫絕不自表襮而窮經論史  
不由師傳能揭其蘊奧極其波流博聞強識精思詳  
辨而壹折衷於朱子則自其少而規模蓋已早定矣  
桐城望溪方公年踰冠來館吾邑府君與講古文之  
學方公熟於唐宋八家府君更上追左國史漢究其  
源流本末方公驚喜相與訂交焉府君家貧資館穀  
以贍養而教督學徒以道誼啟導不顯顯帖括之工  
丙子歲出館於梁溪胡公復庵家胡公武陵人寓居  
梁溪家多古書凡八櫃府君盡發其藏讀之兩年益



得擴所未聞而以違離太孺人往來頻頻隔濶時日  
辭歸授徒里中館念堂喬公家十餘年喬公家藏書  
尤富府君力所不能致者皆得縱觀甚樂之先是畫  
川喬公為邑先達操知人鑑最稱許府君命其季子  
念堂公與府君聯文會約同會芳園喬公燕堂朱公  
西軒王公鹿沙劉公從伯岸堂公共七人倡應切劘  
寒暑無所閒府君少從叔大父樓村公學讀書為文  
多資指授而從伯岸堂公與府君後出齊名更以德  
義相勸勉不徒於文字逞奇府君蘊畜閎深益自斂  
藏耻為標榜而同時知名者多願與府君納交一日  
就試海陵闔郡能文者雲集亦有吳中人士錯處其  
間會宜興禮執諸公同與讌唯心折府君席散歸以

詔其弟子洪君蘇游曰是未有第二人也聞者以為  
知言府君攻舉子業不屑揣摩場屋而屢試連遭無  
所合守其道不變庚午癸酉俱報罷丙子己卯以病  
不與試壬午乙酉又俱報罷至戊子方叨鄉薦時年  
四十有一主考孝感屠公宛平王公同考會稽王公  
俱極嘆賞寘第十榜發人咸為府君賀府君無喜意  
唯博太孺人一笑以為歡而追思編脩公之不及見  
涕淚下不可止己丑赴禮部試是科韓城張公主壇  
坵凡出其門者皆洋洋稱意府君獨靜默自守時樓  
村公官京師聲望籍甚有持關節與府君者極以家  
貧親老為言府君終婉謝不受卒不遇以歸壬辰以  
病中道而返癸巳逢 恩科進京同年諸相好有見



招者力以相勸府君答書云硜硜之守豈肯以垂老而易之朱子有云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生平媿怍多端庶幾仰希古人之萬一至諸先生相待之意則銘感於中不敢忘也比三場卷薦而不售府君略無悔意逮乙未則相好者知其堅而不可轉矣故無見招者府君意甚樂三場卷又薦不售府君曰後此茫茫未知如何崛強猶昔要終無變計耳戊戌舉進士距鄉薦十年總裁武進趙公遂寧張公膠州王公諸城李公同考錢塘沈公楚中鄒公俱極嘆賞寘第十一榜發衆咸以為鼎甲可望府君殊不然之曰天下事多出意外余今歲之捷豈人所料一切以命自安則胸中浩然畧無所事矣廼

輦下諸公力相推挽有來索數次者府君皆力辭不送門簾曰余非以為高只自信得命耳後諸公知府君所持堅不可奪囑某中書於

殿試卷轉抄八字委曲相愛乃至如此而暗開疑忌翻致阻撓信乎有命焉非人之所能與也時讀卷如安溪李公仁和湯公常熟蔣公皆深加獎許已寘進呈之列卒抑不與遂寘第二甲第十後仁和公出仍以府君對策為第一語坐客曰某雖不列一甲然才名震一時矣又問念堂喬公某得無悵然否喬公云若此時悵然前必不肯不送門簾矣仁和公亦為一笑府君寄示箴聽等曰余生平過誤亦多只此一事自謂無媿古人年已五十更復何求黃陶庵先生有言



行狀  
四  
人只羨三年中之人不知更有數十年之人數百年  
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是年四月

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十月回宮暢春苑引見府君奏會

試十一名音少低

命再奏掌院徐公代奏遂不點先是兩掌院囑府君染鬚  
改年歲府君堅執不從其不與館選卒不以此之故  
府君之信命愈灑然矣數日後太倉王公常熟蔣公  
先後薦三人俱准選入而府君不得與蓋府君皆未  
一往又值蔣公五十誕辰或約府君往祝府君亦謝  
不往有笑府君拙者府君曰余居長安中半年拖泥  
帶水而不折本以此自幸近日爭奇鬪捷全不講此  
然余正為天地閒留此一脈竊謂所繫頗重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蓋嘗誦此二語今日要無憾也時有考  
選中書之說府君決意不就曰余之不館選原以伉  
直失之而復於此有所牽染所謂辭十萬而受萬夫  
人知其不可矣比分派教習到館即告終養以歸館  
師魚門鄭公不可仍准給假府君徑歸臘月抵家以  
趨侍太孺人為大樂太孺人喜動顏色自此承順朝  
夕飲食衣服調護惟謹一切躬親之蓋幾不復有入  
仕之想矣越辛丑教習期滿府君依依侍太孺人不  
忍離值太孺人起居違和愈憂惶不自安適遂寧張  
公奉

命往江南過吾邑召府君促以北行府君陳情求改教職  
遂寧公曰是在我願成君孝思倘得善地迎養高堂



是君志也府君得不往辛丑冬選授安慶府學教授  
府君奉太孺人以壬寅八月六日蒞任已逾限例將  
罰俸安慶守張公稟於中丞李公請預題前數日以  
報府君辭云荷盛意感甚但初為師長於此而即與  
書役輩共為欺蔽犯古人追改日月塗擦文字之戒  
寧用本日罰俸非所恤也太守笑領之初至凡呈稟  
概却不收屬邑懷寧令先有二事批學中府君至即  
為移回誓不於此取一文也郡丞委監兌漕米府君  
以非職事所繫堅辭之月課府縣兩學諸生數十人  
外學亦有至者童生百餘人府君於試卷細為批駁  
進見時懇懇為言讀書作文之法多士頗知嚮風嗣  
後來者益衆講論不少暇府君曰教官以文字為職

業而亦冀於其中造就出數人來此非細事余敢憚  
勞哉府君嘆皖地士習卑亟欲有以振起之論箴  
等曰頃見潛山一名士其奔走逢迎乃有甚於下江  
諸君者心甚薄之前輩云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近  
日但一號為名士則其人斷無足取雖有激之談亦  
正論也府君教諸生反之身心真實體驗行得一寸  
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  
必深求只於日用尋常行事處仔細檢點不一毫放  
過積漸久之自然得力半年以來諸生聞之有踴躍  
奮起者舊有培元書院荒廢已久曾白於太守急加  
葺理廣招學徒講論其中冀以追胡安定之遺風顧  
未周一載而



世宗憲皇帝詔書至矣先是傳聞有欲薦達於

上前者府君作書懇辭有激切之語忽聞

命自天與漳浦聞之蔡公暨念堂喬公同膺

特召府君敬念

君命尊嚴何敢不親覲

闕廷但以太孺人八旬侍養有不能徑離者趨請於中丞

李公求辭

召擬具呈以上中丞公云若山林隱逸之士尚可辭君為

官安可以辭亦無人敢為代題也中丞公促益急度

不可止然憫念府君依戀之意出盤費備舟楫令迂

道送太孺人至家俾箴聽等待養府君乃由王家營

旱道北上時癸卯十月也到京待

命十餘日傳至 乾清門祇候遇隆冢宰或云例當跪府

君以在公門不當有私敬不跪引 見

天顏溫愉褒嘉備至奉

旨授翰林院編脩着在三阿哥書房行走府君甲冗未秩

遽躋清班

聖恩高厚報稱為難而處至近之地局脊朝夕深淵薄冰

未足以喻顧念臣子之義何敢自恤其私而陳情乞

歸必俟効力數月之後或不得請更圖迎養當在來

春天氣和煦之時幸家書至知太孺人健勝可無過

慮念堂喬公既散歸教職府君隨漳浦蔡公同侍

內廷卯入酉出敬謹奔走平日所為家脩廷獻者不敢不

竭情盡慎蝶園徐公高安朱公桐城張公龍翰傅公



交口推許於府君與蔡公不異詞也十二月恭遇  
覃恩大父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大母

勅封孺人前叔大父樓村公官京師十年不得封今以兩  
月得之府君自謂莫大之幸蒙

賜蟒緞一疋貂皮三張除夕

賜鹿一隻羊一隻野鷄四隻魚四尾鹿尾二條先是

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 養心殿適 三阿哥

奉差出府君不往書房不得與

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 三阿哥言當請

賜府君以小臣不敢請商於桐城張公深以為然蓋府君  
之小心祇慎如此明年甲辰 恩科順天鄉試

欽點同考官府君與蔡公俱入闈蔡公分禮記房府君分

春秋房與昆明王公疇五同閱相與搜羅盡力所拔  
識多通經學古之士獨憂心有忡匝月不見家問不  
知太孺人安否何如此出闈而太孺人訃音至府君  
倉皇震悼五內崩摧而耳益重聽怔忡之恙加劇自  
此始矣歸里奔喪蒙

恩賞銀一百兩奉

旨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又傳

旨總督就近照應制府查公助賻五百金

寵賚優渥榮貴泉壤府君愧懼交并且感且泣抵家擗踊  
號慕猶如嬰孺飲食寢處皆廢幾罹不測箴聽等延  
醫調治漸次支持至冬暮乃克襄葬事適高安朱公



行狀  
奉

命出過江南府君出謁高安公促來春進京且致三阿  
哥惓惓屬望之意府君自營葬後病彌增入春萬不  
能上道特遣使致書高安公言先母之變遠在二千  
里外不孝之罪無以復贖唯衰麻之服歲月之期少  
可自盡今窀穸甫畢僅及期年而遽釋服入都冒哀  
求仕內之無以安於心外之無以解於天下近者怔  
忡舊恙忽大作竟不能起於床伏乞老先生更賜裁  
酌或少寬日月之期誠不勝大願又致書漳浦蔡公  
大指與前書同并托轉致蝶園徐公桐城張公龍翰  
傅公共商之遲遲至於秋八月度萬不能緩命箴傳  
扶病輿送至京師與諸公相  
公諒其誠委曲周

全俾府君養疴旅邸不接一客猶得守其喪服如是  
者半年展轉護視望溪方公與有力焉會察典舉行  
桐城張公適為掌院以府君耳聾老疾奏得予休致  
自是退居於家者蓋十有六年府君事太孺人至孝  
侍食必躬親承順顏色委曲盡歡館時晚歸或讌會  
至深更返必侍太孺人側談說往復太孺人不命之  
退不退也逮太孺人踰七十甘旨不離左右府君時  
時候問隆冬盛暑尤加意不少忽至八十後迎養安  
慶學署每晚必隨寢有疾皆伺候於形聲之表而斟  
酌其溫涼之宜故每投藥輒效箴聽箴傳先母成孺  
人早逝養育長成賴太孺人之恩故朝夕在太孺人  
側凡扶持承候多箴聽箴傳任之府君奉

丁未

九



行狀  
詔入都頻示箴聽箴傳曰一切皆汝兩人之責時刻侍側  
僕婢輩全不可倚靠我身念及在此如坐針氈也  
府君滿擬効力數月後即請歸而太孺人不及待矣  
自京奔喪塗中病陡發幸孝思感天獲荷保全而既  
歸苦塊中營辦喪葬詳慎盡禮又入都告病蒙諸大  
人先生之力得遂終制此府君之大節始終無虧而  
箴聽等世子孫感戴

皇恩永永無極者也府君不獲終事編脩公嘗以為深痛  
晨起必親拂拭龕前一如省安狀臨祭遵禮奠獻拜  
跪至老不輟忌日必哀展墓必哀直至捐館之年不  
稍改墓上松楸加諭守者毋少踈失在京數寄書切  
囑箴聽等蓋府君之孝思纏綿時既遠而志彌篤者

有如此府君少孤事叔樓村公如編脩公樓村公撫  
府君如己子從伯岸堂公叔抑夫公與府君相友愛  
比之胞兄弟不異樓村公罷官歸僑居邗上會同年  
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縊死是日樓村公偶往視遂  
誣及公構造流言幾陷大獄中丞儀封張公清查其  
事稍為下吏所動時府君在從叔抑夫公青縣署中  
聞之奔赴京師徧見韓城張公仁和湯公滄洲陳公  
為白其寃又三上儀封公書詞旨懇切涉於激慙儀  
封公於府君素有知己之誼故明目張膽言之未幾  
特詔一切省釋儀封公之畏謹天下猶見其心而下吏鼓  
弄唇舌儀封公亦稔知之卒心折於府君也府君之  
在青縣署中也從叔抑夫公初任有政聲樓村公命



府君維持其間岸堂伯尤切囑之府君整頓宅門內  
規矩畫一事權勿使旁落錢糧前十三年冊籍混淆  
完欠無從考據府君以數月之功親為鈎剔始得清  
徹又積欠數百金悉以舊冊繙閱亦自摘出絕不假  
手吏胥是後徵收甚省力府君曰昔人云錢糧數目  
乃奸貪寢食出沒之所倘精神少不到未有不墮其  
計數中者也刑名大案必盡心經理有尼僧道清投  
井身死一案獄詞成招前後變幻牽連扳誣至控大  
部展轉審訊積六七月不決府君為細加研勘盡得  
其情然後道清舛然之軀不受誣讒而逼死者果無  
所逃罪代作詳稿一一辨晰徑覆大部其事遂定府  
君嘆曰獄訟之事反覆萬變但據成案斷不可以為

準所云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  
占為司牧者烏可不盡心乎抑夫公治績彰聞賴府  
君擘畫之力居多而府君蒞政治民之方其謀猷亦  
可槩見於斯矣府君自膺鄉薦未嘗私與當事往來  
而宗族鄉黨有闕大義暨地方利害休戚則不憚侃  
侃言之邑有漁里戶以漁為業歲辦蔴膠等項後皆  
為編氓而仍籍漁里蔴膠等項亦改為折色均派口  
賦歷來民徵民解冊籍不在官其戶頭朱茂脩以豺  
狼虺蠍之資抱豁壑無窮之欲任意恣派逾正數十  
餘倍窮寒小民剥膚椎髓啖食幾盡五百餘家罹其  
毒害府君為發其事白於邑令請申詳上櫃編入地  
丁逮令入茂脩賄茂脩愈豪橫乃具議上之郡守趙



公趙公轉委分府王公府君反覆陳請卒賴中丞儀封張公主持於上而漁里之害遂除癸巳河水為患東隄潰決有倡開黃浦閘閉竹絡壩之議紛紛而起府君作利害辨一篇聞於邑令劉公其事雖未克濟而持論鑿然可據族人以立嗣來請者嫡兄弟之子為後按之律正合而以其父繼嗣謂其子不當更繼嗣於是爭較者嘵嘵不已府君再三勸論始有成議而疑忌並起謗讟紛然乃作立嗣辨言於邑令吳公吳公欣然許之遂大合親族定其議立券帖並粘此辨為鈐印立案歲丙申值竒災東西田禾俱滄沒來春重以大雪米珠薪桂盡已乏絕鄉村中闔門餓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

而五六府君推原周禮六行教人之目睦婣任恤與孝友並重而援富文忠公趙清獻公救荒俱有勸富人出粟之令慨然與諸同志倡率轉相勸輸作議賑說情詞愷惻聞者感動各出其力以助不給邑中賴以存活者甚衆吾邑素淳樸子弟多謹飭猶有先生長者之餘教至於近日寢非其舊閭里聞率以詐力相陵暴而喬宇嵬瑣者亦雜出於其中府君愀然憂之嘗言為父兄者當訓飭其子弟敦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厲廉耻共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益窮於道德性命之旨一切磋商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於五經四子者不為空文而風俗成人材出矣會邑丞張公署縣事新脩儒學告成請府君為之記府君



行册  
盡發其義以告一邑之學者府君致仕後杜門謝客  
不問外事而私居議論嘗有猷畝不忘君之意書門  
符曰枋榆元荷培風力葵藿常懷寸草心誌實也每  
閱邸報有所感觸輒衮衮為二三同志言之或舉范  
謙益箴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  
員長短得失疑府君為悖於所戒府君正色曰此為  
初學未出任者言之耳若已出任受國恩而視朝廷  
州縣如秦越人之渺不相聞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  
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故曰一卧滄江驚  
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蓋與卑官處士不同未可據  
范語以為定也歲丙辰

今天子御極之元年伏讀

詔旨所下凡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皆罷行  
之而草野微賤猶欲有所言議以補萬分之一乃作  
私議一通寄達望溪方公有書曰吾兄以天下重望  
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  
能有所建明改易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措國家於泰  
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為無用矣弟年齒益暮衰  
病益侵欣逢 盛世蓋在疲癯殘疾扶杖往觀之數  
太平萬歲庶幾其及見之程伯子有言天下事非甲  
為則乙為有人能致太平我願為太平之民敢為吾  
兄私布之時箴傳方與薦名赴禮部試府君命之曰  
文字要自立規模不必逢世萬一有相强者不可聽  
也此我家法汝當記憶未來事不可逆料但自守不



可不嚴若此處一差別所學不足言矣立定脚跟放  
開眼界是所深望爾箴傳謹識斯意不敢忘明年丁  
巳逢 恩科箴傳臨行府君命之曰靈臯奉

命選時文汝可為我言此正人心厲風俗之一事所宜慎  
重孫可之言作史者須明不見刑辟幽不見鬼神選  
文雖與作史不同然去取之間當一以直道若以聲  
氣標榜私意雜於其中則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深山窮谷必有起而彈射之者不特覆瓿  
而已也邪說橫流壞人心術近日時文尤甚其中有  
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可不辨箴傳敬聞於方公方  
公以為然府君與方公交最深言之無所隱諱累歲  
以來致書為多已未箴傳又見方公於京師方公出

府君手書盈帙中有筆蹟糊塗不可辨囑箴傳謄清  
彙為一冊原藁仍珍收之蓋雖未盡見諸施行而中  
心傾服留備採擇有如此陸君翼風培為府君甲辰  
鄉闈所拔士出令東流府君貽頁子書先儒論治語  
及兩漢循吏傳而告之曰觀此可以自得師矣竊意  
吾輩起書生受

天子命牧養斯民苟豪釐不盡其心即辜負

聖恩烏可不懼潔清自愛勤於職事此吾輩本分至於建  
立規模整頓綱紀嚴密周防謹察微隱尤宜加意語  
云欲治人先自治欲治外先治內要自不易之論近  
百里內鰥寡孤獨有一不獲其所不得不引為己責  
朱子嘗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兩語為治者當



體斯意後劉君蒼巖相為安徽臬司與陸君同門府君貽書告之曰臬司為一路刑名總匯之司而申理寬濫訪察奸宄俱有專責或過為苛刻或流於寬縱均失其宜書口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謂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一一躬覽不以文簿繁猥而盡付之掾吏之手此為最要也他有門生蒞外任便道來謁者府君必謂某受

上厚恩無涓埃報答雖老病家居而葵藿寸心不敢頃刻忘惟冀年兄輩竭力國家共襄盛治庶不負以人事

君之義而將來建立勲業垂名竹帛區區與有榮矣是所深望也府君耿耿惓惓願藉手以報

殿廷者多類此府君持躬謹嚴踐履篤實自處獨居閒以及友朋酬應往來從無異致凡發一言未有不本於誠者教訓子孫自幼不許有違道語在京師官翰林邑有赴順天鄉試者度府君將入闈分校求通關節不可得索家書暗拆觀謂有私語可挾以相強及知其無有乃慚謝府君笑謂之曰吾固無不可對人言者也府君中進士後寄示箴聽等曰余幸獲一第汝輩可體我意一切平常處之謙下自持與前分毫無異方不失吾家風不爾者吾不以為子矣余從來不與縣中一事今日正是分界處少有墮落便無救援



之方衙門人不可與近必有以無干碍事相餌者斷不可聽也及後受職侍 禁近寄書家中粘壁云某通籍十六年未嘗與邑中一事未嘗受邑中一錢此闔邑所共知也已嚴諭兒輩杜門讀書守舊規片紙隻字不許入縣衙中凡我宗黨願體此意無使鄙人及於罪戾某今匱乏不給未能少有潤澤以濟涸轍異日

朝廷或有任使俸祿之餘必不以私妻子肥囊橐今唯望各自約飭共守祖宗清白之遺是所拜請而祈者也  
是年春鄉試

欽命江南主考為吳李二公吳公數於南書房相遇而李公為同年府君皆不往有為府君致賀者府君笑不

答寄示箴聽等曰作文以正大開明為主只盡自己力量做去發揮透徹氣象宏大便是好文字其遇不遇則命也吾何容心哉蓋平日誨箴聽等曰嘗笑世之人所以期其子弟者大率以高爵厚祿不知此何足重輕設使品行不端敗名喪檢則雖富貴利達適足為父母之羞耳果能讀書為善作一好人顯親揚名莫過於此區區功名何足道哉故箴聽等每遭黜落府君絕不以見放為嫌曰此事遲速有命只盡其在己不必以是介介也其語學者曰文者代聖賢之言以發揮聖賢之意顧不得乎其心則其意不可得而於言亦皆失之謝上蔡云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脅肩諂笑以言飽之者謂



巧言令色寧病仁今之為文者莫非仁義孝弟忠信之說而描摹彷彿如沙彌之梵唄黎園之揖讓了不得其意味之所在其庸陋卑污之私往往雜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掩苟其精求於聖賢深微之旨驗之於心體之於身雖未能大有所得而門庭徑路不至蹉跌則其識見必高出於一切之上而發之於文章渾然天成無有齟齬與描摹彷彿以為言者相去萬萬也朱子曰科舉何嘗累人人自累科舉今欲應科舉而就其中本末源流與古人未嘗不合顧論者不深窺江海之觀而猥航斷港絕潢以為本如是且挾科第名聲之私以劫持天下吁亦惑矣府君嘗言朱子推易之說以論文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世之

文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澆恣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制舉藝亦然今日所尚者時文此中却可下得讀書種子蓋認真發明義理講求法度務以上追古人此便是為己之學若揣摩掇拾只以欺人則不必奔走鑽營而已不免為小人之歸即此是舜與蹠之分即此是君子小人之別其推勘深至如此府君為古文遐搜廣攬兼有韓柳歐蘇諸家之長而體格法律辨香在南豐曾氏凡所撰著紀傳論議皆卓然有關於世道人心其與朋友辨學諸書醇粹精微尤足以佐佑儒先制舉藝以規模正大議論昌明氣力深厚筋脉渾涵為主其細碎處則不甚着



意詩無窮苦酸辛能胸襟流溢絕不以雕琢藻繪為工四六援据廣博而逸氣橫流別見超卓府君生平未嘗刊刻一種而蘊藏甚富人鮮克知之者與人接吶然如不能出口而叩其中之所得則浩乎莫測其涯涘也府君自少及老清貧轉甚而固窮自守未嘗絲豪妄取閨門之內統紀斬斬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辦營苦不給府君力從省約直以古人為法諭箴聽等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識放開眼界若有一豪自慊則非矣歲值冬暮家窘甚鄰邑某以貧婪褻官歸為其尊人求作誌銘餽遺特厚府君峻却之曰言不可苟也親族鄉鄰有急難待救者必曲為籌畫每賴以全濟縱費盡拮据不以貧故有吝色

與人交輸寫心腹雖賢愚愿險什伯之不齊而一以至誠待之然於義有不可則豪髮無所假借為薦紳以公事觸忤地方有二三入甚怨之在京以入鄉闡拒請托者其人終身懷仇恨必欲排擠致府君於禍丁內艱有邑令來候於喪次府君服喪服以見令大怒出門詬詈形於言詞府君皆默默聽之不與校也休官時年五十有九矣坐一室別無長物旁有數櫃聚經史子集頗富几案上雜置校閱者紛紛難指數府君觀書一目十行下手不停披隨所感觸洋洋灑灑文不加點而字盈累幅積十數寒暑著述滿篋粘壁上皆格言至論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相與傳道之莫不加敬他方賢士大夫有聞而來謁者未嘗不



行狀  
六  
嘆羨以為此景象歷來所罕觀也府君嘗謂經學自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元明諸儒解經者病於踈畧或患蕪雜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明永樂中脩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為宗而去儀禮周禮專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穀梁非朱子之指其所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無所準今宜更加刪定注疏為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慎取之而凡朱子之言詳考備載不可以遺也府君之論經規模意例大畧如此其於易也守朱子交易變易之旨交易以圖言變易以筮言所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

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孔子之說有不同於文王周公之說者原不可合併即文王周公亦時自變其例不當牽合以為說而象之立有所自來今則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亦不能以盡推所宜通其大意經二卷傳十卷當追復已正之古易以還其舊而今刻本義前載九圖後列筮儀皆非朱子所有乃後之人以啟蒙依倣為之又雜以己意而失其本指者所宜訂正朱子意不滿於易本義恐其中尚合脩改宋元諸儒之論亦有可補本義之缺者如卦變以反對言當從俞玉吾說四德非古語當從李微之說此類皆宜詳考他若項氏玩辭吳氏纂言穿鑿破碎往往有之不可以不辨其於書也謂伏生書出於壁藏量錯往



受其學原非口授蓋据史漢儒林傳所敘以正書序  
衛宏序所言之偽而蔡傳分別古今文有無本於朱  
子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注云此近世  
偽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蓋已自  
發其例疑當載今文於前別載古文於後如臨川吳  
氏敘錄例今蔡傳所定本未必盡得朱子意後人以  
蔡傳為朱子所命謂其精密無復異同細考其書頗  
不盡用師說更當博採諸儒而以朱子之言斷之其  
於詩也謂朱子不信小序力反毛鄭相承之舊說一  
決千古之疑而後人每多異議此蓋未嘗細尋集傳  
之旨并未盡考毛鄭之說硬自主張妄生議論試平  
心以觀反復參校是非得失有不待別白而可知者

至集傳叶韻朱子蓋因吳才老之舊坊刻叶韻舛誤  
遺脫甚多大都刻者於叶韻略不點勘其改竄刪削  
率以意為之而或者乃誤其譏於集傳蓋失之不考  
集傳序據朱子明詩傳遺說注云此乃舊序後來所  
不用按序中所言未嘗明斥小序之非於雅鄭之辨  
亦畧而未及其為舊序無疑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  
大全冠此序於綱領前坊刻并除綱領而載舊序其  
失朱子之意益遠矣詩傳間有一二可疑處無從攷  
正朱子自謂詩傳無復遺恨是晚年已有定本而馬  
氏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伯量家較建安刻本更  
定幾十之一又似有兩本今所傳不知何本更定不  
同處不可得而見焉至禮記則病陳氏集說疏畧不



足攷正而後來曲說尤多蕪雜為之爬梳節日剪剔  
紛亂大要以注疏為宗令挑剔明了而後表以異同  
得失亦折衷於朱子之說而各極其辨府君詩有云  
老來徧校蟲魚注更願假年作正訛蓋猶有待而未  
暇焉若春秋左氏傳攷据辨論多所發明與公羊穀  
梁異同處皆為疏證而闕其所不可知者此經學之  
大凡也於諸史攷其缺漏正其訛謬而因以尋其理  
亂興衰之迹皆識其大者不徒以博雅自名褒貶予  
奪一本程子傳為按經為斷之意通鑑綱目朱子嘗  
欲重脩而未及府君略以史攷訂綱目補正其義例  
於書法發明考異穿鑿舛誤者辨正為多晚年雜作  
史論十餘首自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可

無媿焉而胸中所蘊畜者尚未盡書於冊覽者亦可  
想見其志意云府君攷論朱子為學次第其畧曰朱  
子早年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  
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往同安歸此以前所謂出  
入於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釋老之非而受求中  
未發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沒而往  
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為已發而未發為  
性體自以為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  
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不然至  
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  
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  
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



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蓋朱子自少時即有意為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論諸儒語錄所謂內外兩進者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迨庚寅而後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年歲亦相似其後則上達日新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或以為晚年始悟不已妄乎主靜之說本之周子而延平教人全於靜中體認未發氣象分明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其說極詳然於程子之言不合府君極論之曰人之有動靜

猶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動則必靜靜則必動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動之不可以為靜猶靜之不可以為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定不易之法大學章句言敬以且之中庸章句言體立而後用行非有兩事論語集註論孔顏樂處當從事於博文約禮孟子集註言操之之道在敬以直內而已皆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最為明白切實而未嘗有主靜一字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



己丑有以靜為本之說與湖南諸公書同至庚寅始拈出程子敬字指歸既定遂不復主此說癸卯答呂士瞻書言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王書言延平行狀所云為未當而語錄葉味道錄論延平行狀云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又云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陳安卿錄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沈莊仲錄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皆言延平行狀之未當與答呂方書合考其時則皆在晚年其答孫敬甫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所言尤為直截朱子之學受之此平而發明盛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

序敘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大指蓋可見焉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明有中正仁義四字又曰無欲故靜亦是坊偏於靜之弊而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朱子初從程子而雜以周子之說其後乃定從程子觀其作濂溪先生書堂記隆興祠記韶州祠記邵州祠記皆未嘗及主靜之說此可為證據而晚年作鄂州學記福州經史閣記及與廖子晦書俱直指全提示人用功之要與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相表裏其必不可以中年未定之說而略舉晚年隨人隨時之語以附會之也厥後勉齋黃氏作朱子行狀云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果齋李氏亦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二公高第弟子而於朱子之學只言主敬未嘗有主靜之說然勉齋又言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旨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觀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獨之戒來嘗不三致意焉則持敬窮理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閒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說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人義已垂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府君念講朱

子之學在讀朱子之書而語錄之龐雜文集之訛誤尚不能盡辨何以發明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况後學假借彷彿將有以老佛之似亂孔孟之真者其為患滋大慨然曰歐陽公謂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䟽通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於是盡取文集語類兩書審其文勢義理事證而區別之嘗與友朋講論及散見於自著中有曰文集雜著中庸首章說觀過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定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如浙本以南軒仁說為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據者安可以辨乎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



行狀  
傅夢泉子淵者如責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呂與朱子同時已有偽者况朱子書流傳寢久豈無竄入其中者乎又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為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值其訛誤自顯然然則文集尚有不可盡據者况語錄乎語類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訛誤亦多即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况朱子語類十倍於程

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為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詞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聞或有為而發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真何有無能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明薛文清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為主府君蓋本此意而申明之辨析詳備實從來所未有此於學問源流蓋大有關係豈但攷訂異同而已府君嘗憂朱子年譜果齋元本不可復見而行世者繫明李古冲本古冲為王陽明後人輒竄易果齋之舊陽明學宗象山不獨經書皆可假借附會即二程之言亦可疑似包羅之只朱子發明深切斷不可以相合又自知其必不能以勝朱子故為晚



年定論以彌縫之此即所謂改頭換面又所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己援者直自誑而誑人耳李古冲率其私意妄行刪改乃即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焉府君別購得洪本並新聞本以備參校而盡以平日所精審於文集語錄者訂正其是非廣取而詳收之蓋積廿餘歲四易橐而後定力疾成編至易篋前數日猶不忍釋手年譜四卷別為考異四卷俱抄就又掇論學切要語附於後尚未盡脫橐而府君卒矣府君與同邑止泉朱公聯姻好夙稱道德交嘗與論朱子之學書問往復講磨辨難必要於至當朱公著聖學考畧既成甚不自信諄囑府君是正而以府君所纂訂朱子年譜為絕大關係力促速就屬望尤

全逮朱公沒後十年乃克成府君是書義法嚴明詳畧悉中體裁蓋不徒復果齋元本之舊而攷覈精確發心廣遠直舉朱子全體大用朗然昭揭使悖謬者無所置其喙而知所嚮往之徒亦恍乎得其指歸府君晚年精力盡在於此然推府君臨沒孜孜之意若將有益進無窮者而不自以為足也謹藏之篋中已十年歲聽等乃敢刻以問世并刻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其未刻者續集別集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偶閱雜抄藏於家府君精於醫理有疾常自調治輒痊是夏得腹脹恙自謂脾將敗服參藥不效知必不起勤於著書功力倍厲箴聽等請稍寧息府君不聽曰吾更何待正恐書不成耳



此外奚憂哉七月望祭拜跪如常禮祭畢謂箴聽等  
曰後有祭吾恐不復能與矣後果以孟冬月朔終前  
廿餘日收拾書籍有借觀者各還諸其人每晨起猶  
如常坐書室隨意觀書教訓箴聽等述先世遺範勗  
以啟後昆略無不足意作詩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  
恕以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  
先世遺風垂沒之言汝其敬從各寫一紙分付箴聽  
等謹藏之次日又作長言曰為學在求放心讀書在  
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因循常不欺於闇  
室廩廩師保之臨必玩味夫本意專專經訓之尋理  
義散於日用何庸揣摩於高深工夫切須接續萬無  
閒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雜援引廣而非真空虛都

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罅隙之浸  
淫研於一字一句廓繁冗之胸襟念君子之三戒其  
能免者幾人守終身之一事可或畧於弗親脩身總  
歸於實亟當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近所宜加之常  
勤徑路期於無誤歲月不致銷沉敢言妄希賢聖庶  
不媿於儒林自抱一生之悔可為後學之箴蓋絕筆  
也是後癯弱甚飲食減少腹脹至午後轉劇傍晚就  
寢然神氣清朗不少改於平時或勸延醫診脉府若  
猶舉朱子服礪砂莪朮以為言曰吾寧勿藥無服疏  
通之劑此其理也吾與汝輩多團團數日了父慈子  
孝光景足矣尚何求乎拱坐以聽天命吾今之謂矣  
先一日束書不觀延戚友作別酬應不輟與念堂喬



公談論踰時色笑從容若不知疾之在體將別喬公  
曰君淮海完人也可無恨府君笑謝之既夕諭箴聽  
等曰吾今日過勞將安寢箴聽等伺候床側見府君  
熟寢私幸謂無患至五鼓起坐呼箴聽等曰吾無所  
苦但看此消息度時不遠矣汝輩無離吾左右天甫  
明命箴聽等扶至書案諄言孝弟忠信期以遠大尤  
念

先帝厚恩未酬責報當在子孫惓惓無已逾時呈藥方府君  
斟酌用輕淡分數雖極細字目頓明戶外聲方遠忽  
聞知箴聽等驚懼甚未幾府君起立示幼弟箴忠為  
字之曰世補連呼者三命箴聽等扶行徐步顧而曰  
治喪遵禮無用鼓樂坐於床猶命沐浴俄就寢正容

體整冠衣恬然而逝府君生於康熙戊申年五月二  
十九日午時卒於乾隆辛酉年十月一日辰時年七  
十有四元配成孺人恩貢誨宣公諱康傅女先卒贈  
孺人繼配劉孺人照臣公諱炯生女封孺人子六箴  
聽邑庠生箴傳乙卯舉人箴愚箴謹箴端箴忠女六  
適甲辰舉人孫中庠生張錙庠生初永清庠生范燮  
劉之勳辛酉副榜教習候選教諭劉次呂孫八希韓  
庠生希伊辛酉舉人希勉增生希周庠生希張希卜  
希謝希范孫女七適丁卯副榜湯希僑庠生劉元中  
庚午舉人夏曉春劉肇基餘俱未字曾孫九直庠生  
至正重堅置珪典豐曾孫女五嗚呼府君學問文章  
道德行誼四方賢士大夫多有知其梗概者是不可



無傳於後竊念望溪方公與府君交好最久故江淮  
間名人鉅公咸謂銘府君莫如方公會方公致政歸  
自金陵來吾邑弔府君喪前拜畢指府君之靈而曰  
吾曩與君約吾有論著將賴君校正今君不及見也  
言之嗚咽箴聽等涕泣稽顙矢感謝弗諼又明年癸  
亥四月二日卜葬府君於瓦溝溪金牛墩之原附近  
先大父大母墓旁奉遷先妣成孺人柩而合焉先期  
具狀請銘於方公方公許諾及葬日方公疾作銘不  
克就遂未獲邀表章之錫納諸幽堂以光泉壤瞻望  
松楸至今有深痛焉方公沒又三年展視舊狀荒略  
不文重慚謏劣何能復有所撫拾以發揚府君之萬  
一然終念府君出處進退符合古人而居家立身事

親交友莫非真誠之意所貫徹荷蒙

聖朝寵遇雖趨侍

禁廷未獲久淹日月而竭忠圖報之誠篤於幽隱溢於楮  
墨者天地鬼神可質可對至所著述足以推闡正學  
排斥異端庶幾的緒相承出闇昧而獲耀於光明謹  
抄撮文詞條綴事件敬呈

當代大人君子伏冀俯賜碑銘傳誌以垂不朽且以備  
異日史氏之採擇乾隆十有七年十月既望男箴聽  
箴傳箴愚箴謹箴端箴忠謹狀







